



光明戲劇叢書

董小宛

舒湮著

· 光明書局 ·

光 明 戲 劇 叢 書
舒 湮 主 編

董 小 宛

舒 湮 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自序

——獻給 M·T·

去年雙十節，上海劇藝社正以「武則天」的公演為孤島劇壇開拓一條史劇的新路。這個嘗試，起初是偶然的，或許可以說，這次史劇的演出的意義祇不過是技術上的，而其影響到後來史劇的風靡一時，則是初非始料所及的事。自此，史劇的寫作與演出，都曾經引起論辯。在那個氾濫的史劇狂潮中，產生了不少類型的劇本，劇作者所寫的事實雖各有不同，但寫作的態度却是鮮明一致的，他們不但運用了進步的新的觀點來批判歷史，更注意淪陷後上海的環境，來貫通歷史與現實的關聯。從寫作技術上說，固有成敗不同，而劇作者的那種純潔的心地，偉大的情操，與夫忠貞自勵的苦心孤詣，却是絕無可訾議的。

我決定寫「董小宛」也便是在劇藝社開始排「武則天」之時，當時坐在璇宮劇院的臺下，依着舒適的深藍色皮靠椅，直覺地在腦海裏構思起一些片段的劇情。等到將分幕計劃和劇情大綱擬就，恰恰「武則天」上演，我被牽制在舞台上。「武則天」演畢，又緊接着那轟動一時的「明末遺恨」。我每天日夜兩場被禁錮在劇場中，足足有兩個月光景。其

間，我爲了書局的預約趕寫另一個史劇「董小宛」的劇本除了先前擬就的分幕綱要以外，一切還在孕育中。直到今年五月，我籌備離滬的時候，才加緊了却這筆債務。預算旬日可以完稿的，結果竟因爲遠行前的摒擋瑣事，延誤了一些時間。同時，人雖侷促在街巷的北樓中，心兒却早飛向這遼闊的自由天空。按捺不住這怦動的心情，誰還能屏靜地埋頭向故紙堆中搜索連續了幾個通宵，熹微的晨光數度輕叩着我的玻璃窗，這劇稿總算完畢首三幕。預定的船期逼迫我不得不暫時擱筆，把未完的部份帶到內地去竟功。這是多麼遺憾呀！記得我這一束筆記裝在箱篋裏，碼頭上正碰上敵偽的檢查，爲了這些字，嚕嗦了半天，想不到在「審訊」當中竟也逃過了封鎖綫。這又是何等驚險的回憶！

今天，我在大地的另一角落上，背倚峭峻的嶺表，淙淙的曹溪從我脚前流過。晚造剛剛收成，耿耿冷寂的輪着，菊花開過了籬邊，屋前的砂磧上正走着一隊隊奔忙的蟲蟻，四小時前的敵機轟炸已經過去，一切生命的活動，對暴虐的鬥爭，又在繼續了！這是另一個天地呵！仰望壁上的日曆，這是「大雪」過後的第七天。去年此時，我們正在一間溫暖雅麗的廳堂里，祝賀一位友人二十三度的生辰，史輪永遠向前推進，過去的一切都成了史跡。啊，我們又在太空繞着行星的軌道環行了一週！這個劇本的首稿，算是紀念一段友情的歷程吧！

一九四〇，一二，一四。於粵北曹溪之屋。

董小宛

(初稿) 五幕歷史悲劇

『爲國復讐，雖百世可也！』——春秋

〔時代〕明崇禎十一年（己卯）至清順治八年（辛卯）之間

〔地方〕江南的南京、蘇州、如皋一帶

〔人物〕冒辟疆

管寧甲、乙

小鳳仙

伶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馬濟

商賈甲、乙

張魁官

蘭兒

顧橫波

柳如是

〔 5 〕

485019



李香
董小宛
方密之
吳次尾
阮大鍼
紫霞
某豪霸
豪僕甲、乙
錢牧齋
書僮
許義士妻
王解子
王妻
馬二師爺
衙役甲、乙

序幕

康熙年間某一個殘冬臘尾的晚上

這是一個豪富人家庭堂的一端，（如今是臨時的後台）正面的板壁隔開了前後台，前台上熱烈地演着堂會（崑曲）後台却顯着格外淒清，祇有些上下場的伶童和執事人等從門口忙碌地進進出出。左角一道短梯通到外廳戲台。右邊一扇門却是通達巷口後門的。短梯側邊一個小窗戶，窗口安一具簡陋的木桌子，幾張條凳。舞台右端近壁處，置一架屏風，屏後是給伶童換裝的地方。屏前散置一些戲衣大箱，道具，髯口之屬。

這「後台」除了桌上燭獨的一支臘炬照明附近的陳設之外，四角都是暗沈沈的。正是天寒地凍的時候，北風凜冽，一具炭盆的週圍麇集了四五个開了臉的生、旦、淨、丑諸角色。一位白髮蒼蒼，布衣敝履的老人，雜坐在他們中間，向火取暖。這便是劇中的主人公，暮年的冒辟疆先生。

幕啓時前台上演奏着洪昇的「長生殿」。

管事甲（從梯口伸頭入內）小鳳仙，上場啦！

小鳳仙 來啦！（向火烘了烘手，理一理粧，輕盈地步上梯口）

管事乙 （正從梯下，手裏捧着托盤，放着一個紅封包和幾碗麵）該你上啦？

小鳳仙 （笑對管事乙）是呀！（一路唱着吹腔出台）

管事乙 大家來，前面賞的壽麵。（諸伶童搶麵吃）慢着來，別搶！（放下托盤，將封包遞給

辟疆）冒老先生，這裏是戲份子，一共三兩紋銀。

辟疆 （收下銀子）前面的戲快完了吧？

管事乙 至多過了亥時，「清忠譜」完了，現在正輪着大軸「長生殿」。小鳳仙的貴妃不是剛上去嗎？

辟疆 （無限感慨）「清忠譜」日子過得真快，一霎眼四五十年前的事，都搬成戲曲！

伶童甲 老先生，戲裏演的全是實事嗎？周順昌，顏佩章，真有這些人嗎？

辟疆 怎麼不是實事？你們看的是戲裏的前朝故事，而這一切我却親身經過的。說起來話長，那時候我纔十六歲，像你如今的年紀。周順昌被捕的那天，巡撫衙門前圍了幾萬人，號聲振天，從白日守到昏夜不散。東廠那班的太監仗着魏忠賢的勢力，欺壓良民，蘇州的百姓眼看不服，顏佩章上前振臂一呼，頓時幾萬百姓便和錦衣衛廝打起來。這是天啓六年的事情。

管事乙 如今虎丘山東便的五人墓，聽說就是顏佩韋他們死後的墳地，是嗎？

辟疆 是的。顏佩韋五行刑的時候，法場上聚了幾千人，他笑着對大眾說：「列位請了，我們走路去了！」（昂然起立）這種視死如歸的清忠亮節，留傳千古，正是我們人人應當效法的。憑這股剛正不阿的氣節，我們才能和惡勢力不妥協，一直堅持到死！

管事乙 冒老先生，您請坐下，別太興奮了傷神。（扶辟疆安坐爐邊）

管事甲 （在梯口，對衆伶童）喂，你們一起上去！（出）

（衆伶童從梯上出場）

管事乙 老先生，您的崑班教練得真強，誰都在讚好。

辟疆 慚愧得很，這班孩子原先都是我的家伶，現在我老了窮了，養不活他們，却讓他們在外飄零，靠着度曲糊口。

（馬濟從右邊小門入。他是馬師爺的兒子，一個市井無賴，專依敲詐勒索度日的人。）

馬濟 （對辟疆）怎麼樣？今天有好進項，發兩個利市吧！

管事乙 沒這些陋規，討封包到前頭去！

辟疆 馬濟，你又來幹嗎？你的老子糾纏了我一輩子，如今你又來和我找麻煩。

馬濟 （佯笑）大年底下，指望您老高抬貴手，通融借幾個零化。

辟疆 老漢自己都養不活，那有多錢給你。你不是不知道，打從甲申年以後，我一路賦閑在家，幾十年沒出來做過事。我的家境，你總該明白，往時剩下的一點家財，前後兩次旱災都賑濟光了。我要是有錢，不會八十歲的老漢還靠賣字過日。這幾年目力漸差，連字也寫不成了。近來戲班子也閑着的時候多，難得像今天這樣。眼看着連班子委實也不易維持下去！

馬濟 何必哭窮呢？大年底下的，我總不能白跑一趟。

管事乙 人家愛給不給，你不能強要。

馬濟 你算那棵蒜？關着你屁事？說句難聽話，我馬濟就指着這個吃飯的。你還不認識我嗎？

辟疆 你不要和他爭論。

管事乙 這人太欺負人，不講理嘛！

馬濟 （勃然翻臉）你說誰不講理？（扭住管事乙）

（伶童甲、乙正下場，上前排解。）

伶童甲、乙 有話好說！且別動手！

馬濟 （捋鬚）哼，如皋城裏不講理的閻王老子就在這兒。敞開來說吧，有什麼能耐，顯點顏色給你老子看看！

管事乙 (不服) 怕你怎麼?

馬濟 (伸拳攘袖) 怎麼你骨頭癢, 欠揍呀? (兩伶童擁上, 解勸開)

伶童甲、乙 算了! 算了!

辟疆 (大聲) 前面還有戲, 別把我的戲扼了!

馬濟 媽的, 全是上墳不帶燒紙, 惹祖宗生氣! 好, 有你的! 看你們捱得了今晚上! (轉身走到

右邊門口, 揚聲對外) 喂, 這下輪着你們的差事了!

(兩個商賈模樣的人, 被馬濟招呼了進來。)

商甲 (拿着一疊賬票) 冒老先生, 八月節短的米賬, 還有大早賒下的油鹽醬醋。(計數

着) 這裏一總八十吊……

馬濟 (不耐煩的搶過賬票) 幾時見過討賬這樣討法的! 你家店舖開着多大門口, 賠着

笑臉, 儘人白賒! (對商乙) 你的呢? 我來替你們討。

商乙 (順從的將賬票遞給馬濟) 這兒呢。

辟疆 (很窘) 回去再算吧, 這兒又不是我的家。

馬濟 該賬還錢, 官司打到皇帝老子面前也包贏。

辟疆 我又走不了, 怕甚呢?

馬濟 他們做買賣的，賠累不起。年底結賬，拖不過去！

辟疆 那末，改天——（摸着僅有的三兩銀子）我自己送過來。

馬濟 有這末好事！（指封包）這是什麼？

辟疆 （哀憐的）這是我明天要打發他們吃飯的錢。

馬濟 你們要吃飯，我們就不要吃飯拿來！

辟疆 （絕望的）求求你求——

馬濟 （不理，強奪封包，拆看）哼，只有三兩銀子，夠還那一筆人走得了，東西走不了。（眼

睛估量着衣箱和屏風上面的戲衣）來，把箱子和衣服搬了走！（和商賈搬動東西）

管事乙 （攔阻）不行！

馬濟 （用肘抵住管事乙）給我走開！（管事乙撲倒在地）

伶童甲、乙 （阻搬箱件）放下！

辟疆 （徬徨無策）馬濟！馬濟！

（小鳳仙下了戲正回來換找戲裝，看見大家在爭執，又發現自己的戲裝也被拿了去。）

小鳳仙 （焦急的）我的戲裝，我的戲裝呢？哎，你們別拿我的戲裝！我等着換裝趕場呀！

（衆不理）我要誤場啦！你們快給我戲裝！

管事甲 (催場) 小鳳仙,快上!怎麼,你還不換裝?

小鳳仙 衣服都沒哩!

管事甲 (下梯) 大家慢着!怎末回事?我來辦。

管事乙 來討賬的,告訴他回到家裏取,不聽,就動手搬東西了。

馬濟 還清賬就了事。

管事甲 多少?

馬濟 (問商甲、乙) 多少?

商甲 我是八十吊。

商乙 八錢二分五,再加上——

管事甲 不管多少,你們跟我上外頭去算,別在後台搗亂。(對管事乙) 請代我照顧着點前頭。

(管事乙出前台)

馬濟 (放下東西) 好,我們就跟他去。(與商買甲、乙互使眼色)

管事甲 (回顧小鳳仙) 小鳳仙,衣服快換上,前台在馬後着呢!(下)

(馬濟和商買甲、乙隨同下場)

小鳳仙 (走進屏風換裝) 真倒霉, 碰上這許多事!

管事乙 (伸頭進來) 小鳳仙, 你誤場哩! (小鳳仙仍在屏風內換衣) 將就點, 快上去罷!

小鳳仙 來了! 來了! (一路扣衣, 一路唱着出場。管事乙跟在他後面同出)

伶童甲 (對伶乙) 我們也該上了, 「聞鈴」這一折下來就散戲了。(同出)

(辟疆埋頭整理衣箱道具。伶童丙剛巧也自梯落。)

伶童丙 (搶前接住辟疆手中的衣物) 呃, 我來吧! (走近屏風, 幫同點查衣物) 這是三

件官衣; 六件褶子; ……還有胖襖一, 二, 三, 四, 五件; 鸞帶兩條, 小披褂一件, 珠網, 線總子總

共是——

辟疆 這些分開擱, 先把大衣箱收拾好。

伶童丙 還短一件披雲肩呢?

辟疆 不是在台上?

管事甲 (從巷口回來, 進門看見辟疆在理箱) 老先生, 您放着, 這是我的事。

辟疆 他們走了嗎?

管事甲 好容易打發他們滾蛋, 對這班無賴有話講不清的, 非使大帽子壓不住。(正拿起

一頂堂帽, 遞給伶童丙) 這頂堂帽收箱。

（外場歌聲正唱得最熾熱的時候，一陣風吹來斷續的鈴聲。）

管事乙（跑至梯口）高力士上場！（出）

伶童丙 哦，到我哩！（放下堂帽，檢起拂塵奔上梯出）

外聲 「呀，這鈴聲好不做美也！」

（辟疆和管事甲沈默地清理着後台衣物。外面的歌聲聽得很清。）

歌聲 「浙浙零零，一片淒然心暗驚。遙聽隔山隔樹戰，合風雨，高響低鳴，一點一滴又一聲，

一點一滴又一聲，和愁人，血淚交相迸。對這傷情處，轉自憶荒瑩……」

辟疆（猛然停住，直立靜聽，若有所思的神情）聽！

歌聲 「……白楊蕭瑟雨縱橫，此際孤魂淒冷，鬼火光寒，草間溼亂螢。只悔倉皇，負了卿，負

了卿！我獨在人間，委實的不願生……」

辟疆（悵觸前塵，精神恍惚的自語着）白楊蕭瑟雨縱橫，此際孤魂淒冷……只悔倉皇，

負了卿，負了卿！（茫然地走向梯口）不，我要去找她！

管事甲（攔辟疆）外面有戲，不能上去！（把辟疆扶了坐下）老先生，您要找她去，她是

誰呀？

辟疆 她？她我的小宛呀！

管事甲 董小宛？小宛夫人她不是早死了四十多年啦！

歌聲 「……迢迢前路愁難罄，招魂去國兩關情。望不盡雨後尖山萬點青。」

辟疆 「她早死了四十多年啦！」（又站起）不會的，她沒有死。你聽這鈴聲，這淒涼的

鈴聲！

管事甲 是呀，您聽這鈴聲正是「長生殿」戲裏的。

（戲散了，外面一陣鬨亂的人聲，跟着衆伶童下場，自梯落。）

辟疆 （看見伶童們回來）是戲呀，你說的不錯。那是從前的事了。如今我的鬚髮白了，牙齒也掉了。這不是從前的我，不是從前的冒辟疆。我已經老了，他們都把我忘了！

管事甲 您沒有老，至少您的精神還沒有老。他們雖然把您忘了，我們却永遠不會忘了您的。

伶童甲 （擁上前）是的，我們永遠也不會忘了您的！

辟疆 （展顏微笑）你們年青的孩子們都能記住我，我不會老的。（略停）好，你們都回

來了，我正要和大家說幾句話。

管事甲 （怕太激動了辟疆）老先生回去再說吧！

伶童甲 夜深了，您安息安息，明早再告訴我們不好嗎？

辟疆 你們趕快下裝，明天也許就遲了。

伶童乙 明天也許就遲了？

辟疆 你們去下裝罷！

（有的伶童們已在卸裝了）

辟疆 這幾口箱子煩兩位管事先抬回去。我和他們還有話說。

管事甲 不要我送您回去嗎？

辟疆 （擺手）不要了。

（管事甲、乙迅速地分別將箱子、道具、什物理畢，細紮妥當。）

管事乙 （招呼伶童丁、戊）喂，幫着我把東西搬回去。

辟疆 （對伶童丁、戊）你們跟他去。

（丁、戊隨管事抬箱子等件從小門下。）

辟疆 你們靠攏我來。（衆伶童攏前圍辟疆站立，辟疆從懷中摸出一包碎銀子）這些銀

子你們都拿去分了。

小鳳仙 （詫訝）銀子，做什麼？

辟疆 我今晚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受。許久之前我就想和你們說的話，現在不能不說了。戲

班的進項一直這樣清淡，我不能看見你們餓一頓飽一頓的窮混着。今天難得有人家做壽，找我們來唱，可是戲份子又被債主討了去。我老了，我是不久於人世的人了。（衆伶間顯然起了騷動，辟疆不得不將最後幾句話的聲調提得更激越顫慄）我沒氣力再和這個世間去鬥，你們年事正強，來日的希望還大，我怎麼能夠忍心教你們和我這不中用的老朽一同拖累！乘眼前我還有這幾兩銀子，你們全拿去吧！以後，你們都有自己的路。

小鳳仙（傷心至不能壓制自己的情感）不要受難，我們一起——

伶童乙 老先生，您不能離開我們！

辟疆 你們跟了我這許多年，今天一旦我們要分手，我真不忍心告訴你們這件事，但是——

伶童甲 我們情願不拿錢，我們——

伶童丙 我們要餓肚子，大家一起餓肚子。

小鳳仙 不走，我們一定不離開您！

辟疆 孩子，你們的心地太純潔了，世路永遠是崎嶇不平的，到處都有陷坑，你們一不當心

就會失足，可是祇要立定脚跟，挺起胸脯，昂着頭，朝前走，什麼都不用怕。

小鳳仙 可是，老先生，您自己不要留着錢使用嗎？

伶童甲 您已經沒得錢剩了，這些銀子我們萬不能拿。

辟疆 (笑) 錢怕什麼呢？至少我還有這隻手，我還能繼續賣字糊口。活了這一大把年紀，世上還有什麼東西我看不破的！遺憾的祇是我一個人孤獨地挺了一生，我沒有站在他們一堆，也沒有教他們跟着我來，我這一輩子算完了，可是你們還來得及。你們大家要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朝着前面走去！

(衆伶童依戀不捨，不敢遽別。)

辟疆 好好聽我的話。夜深了，你們今天晚上還可以在我家裏住。(將銀子分配給各人，衆伶童在受錢時都吞聲泣下)

伶童甲 老先生，您不走嗎？

辟疆 不要管我，顧着你們自己的前程罷！

小鳳仙 (走到門口，又跑回，伏在辟疆膝下欽泣) 冒先生，您的前程呢？

辟疆 你們的前程就是我的前程；我們老的一輩過去了，你們新的一輩馬上就跟踪上來的。我們的力量永生——永生不會盡的！

小鳳仙 「我們的力量永生不會盡的！」

辟疆 (爬上梯口，攘臂揚聲) 記住：我們的力量永生不會盡的！(顫動，幾乎踣地)

(一羣伶童擁上梯前扶掖着辟疆)

衆伶童 冒老先生!

辟疆 (微笑) 沒什麼,我很好。(挺直腰,危立着) 你們坐下來,都坐下來,讓我同你們講一段故事。

衆伶童 故事好的,就請老先生把從前南京的事情講給我們聽吧!

辟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崇禎十一年夏天,正是茉莉花開的時候——
(狂風悽厲的怒號着。舞台暗轉。)

——DARK CHANGE

[註] 舞台在狂風號聲中轉暗,等序幕的套景抽換完畢,鑼聲鏗然一響,第一幕隨
即開場。

第一幕

南京秦淮舊院，顧橫波所居的眉樓。

綺窗綉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燎繞，簷馬丁當。

正面一排明瓦長窗，中間一扇洞開。外爲迴廊，有石階下降，可泊畫舫。欄外卽秦淮河。河房對岸植楊柳數株，臨風搖曳。廊下花草扶疏，懸芙蓉雀一對，百靈鳥一頭。

左門通內室。右門通石壩街，外客自此出入。

壁間懸屏條字畫。有楹聯云：「淚眼生桑如此江山奈何地。眉樓話茗無多風月可憐人。」幕啓時，廊上簾垂，河房內幽黯不明。微薄之晨曦自欄外射入，隱約可見室內陳列。隔室有琵琶彈奏聲。

少時，張魁官吹簫緩步自右踱入，腕上提一小竹筐，內貯茉莉花。

張魁官 怎麼靜悄悄的一個人也不見？（走到廊上）怪不得。簾子還垂着，她們以爲辰光還早呢。（把簾子拉起，室內大明）

（蘭兒自內室走出，捧着花瓶）

蘭兒 張魁官，你來得倒早！

張魁 早呀！我以為還來晚了呢。

蘭兒 茉莉花兒帶來了嗎？

張魁 那還悞得了？我張魁官每天清早都趕來替顧姑娘換花兒，點香爐，洗畚茶，拂拭琴兒，

忙這個，忙那個，那一樁費你們操過心？

蘭兒 你人真好，不但我們感激你，連貓狗都喜歡你。

張魁 別打趣啦！

蘭兒 （拾起筐內茉莉花）花兒真鮮，我們姑娘最愛這個，快插在瓶裏罷。

（張魁官把花插入瓶內）

蘭兒 你知道今天姑娘作東，賽盒子會。不一會人全來啦。請你幫着我快收拾收拾。

張魁 哦，今天輪着她的東道？請了那些姑娘？

蘭兒 都是些最要好的手帕姊妹。聽說有柳如是柳姑娘，李香李姑娘，還有剛從蘇州回來

的董小宛董姑娘。

張魁 董姑娘又回來啦？

蘭兒 是的。你快弄罷，待會來不及，姑娘又要怪我。

(琵琶聲停，顧橫波在內聞語聲問話。)

顧聲 是誰在外頭呀？

蘭兒 張魁官來啦。

顧聲 花兒送來了嗎？

張魁 新摘的茉莉花，朵兒又大，又香，好着呢！

顧聲 哦，我出來看看。

(顧橫波淡裝自內出，梳洗未畢，雲髻微亂。)

蘭兒 姑娘，您還不換上衣服？

橫波 我忙着練曲子，倒忘了。(頓) 魁官，我們今天做盒子會，你別走開，要你幫忙呢。

張魁 聽姑娘吩咐。

橫波 蘭兒，你去看看我的盒子可曾整治好麼？(蘭兒欲下) 還有上好的芥茶，看糊了沒有？

蘭兒 是。(下)

張魁 顧姑娘做事真週到，怕這回仍舊是您贏了東道。

橫波 哪都會這麼好呢？

張魁 準會這麼好！這秦淮河裏裏外外，提起眉樓，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您這第一名祇包在我張魁官身上。

橫波 這次盒子會可說不定。那位董小宛姑娘，人才伶俐，容貌娟秀，食譜茶經，樣樣精通，只怕她最有希望。

張魁 董姑娘雖樣樣都好，怕總比不上姑娘。

橫波 你總是向着我說話。你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也沒心思去賽奇鬥妍。

張魁 姑娘，您要離開這兒啦？是有了喜訊嗎？

橫波 這勾欄院中終不是我們長久待的地方。這幾年來我也真夠厭倦的了。

張魁 恭喜姑娘脫了風塵！但不知這位新姑爺是——

（蘭兒上）

蘭兒 姑娘，什麼都整治好哩。您快梳洗去罷。

橫波 魁官，你去催請董姑娘和柳姑娘李姑娘們，早點來做會。

張魁 我這就去。（下）

橫波 我要痛痛快快的熱鬧一下。蘭兒，你告訴門上，我今天不接待客的。（下）

（蘭兒從右門出。不久，外邊響着一片女人嘻笑的聲音。柳如是、李香君捧盒子，隨蘭

兒入。

蘭兒 姑娘，柳姑娘和李姑娘來啦！

（願橫波梳洗完畢，又換了一身鮮華綺麗的衣服出。）

橫波 （興奮地和柳如是、李香君擁抱）哦，柳姊姊，香妹妹，你們都來啦！我正派張魁官去催請呢。

柳如是 我們剛在鈔庫街看見張魁官，他現在到董妹妹家去了。

李香 真巧，他還說姊姊今天起了一個早，模樣很高興，是不是有什麼喜訊瞞着人？

橫波 那裏話！我倒要先吃香妹妹的喜酒呢。妹妹這樣的姿色容貌配着侯朝宗侯公子的人品學問，真算是郎才女貌，佳耦天成。爲什麼連喜酒都不賞我們一盃？

如是 對啦！這些時李妹妹和侯公子新婚燕爾，如膠如漆，我們是難得碰頭的。別放過她！

李香 兩位姊姊真是的，又打趣我了！

橫波 是正經話嘛，就許你和侯公子私底下喝交盃酒，不許我們手帕好姊妹堂堂的喝盃喜酒？

李香 （遮袖嬌羞）討厭！

如是 香君臉真嫩，當面講幾句，她就害羞起來了。

李香 (嬌嗔) 誰害羞呀! (笑)
如是 笑了! 笑了!

(顧橫波亦笑。蘭兒出, 獻茶。)

李香 蘭兒, 我有話問你。

蘭兒 李姑娘, 什麼呀?

(橫波丟眼色, 示蘭兒速入。)

蘭兒 (笑) 唔……等會我再來。

李香 你站住, 別忙!

蘭兒 我要去拿姑娘的盒子出來。

李香 祇有一句要緊的話。你聽我說呀。方才張魁官講你們姑娘不久要離南京。你告訴我,

她上那兒?

蘭兒 這個我不知道。

李香 刁丫頭!

(蘭兒下)

橫波 她真不知道。香妹妹既存心報復, 逼問得緊, 我自己說明也無妨。

如是 這再好不過！

橫波 兵科龔芝麓龔大人要接我上北京。我們不久就要分別，所以趁今天做盒子會，我向

諸位辭行。

如是 恭喜！恭喜！

李香 吓，原來你瞞着我們啊！

橫波 本來說穿也沒稀奇。

如是 龔大人是當朝的兵科給事中，名滿天下，又是才子風流。姊姊，您是幾生福修來的？

（張魁官急步進來報訊）

張魁 董姑娘來啦！

（董小宛衣淡雅服裝，神姿艷發，滿室生光，攜一盒子上。）

董小宛 對不起，我來遲啦！

（張魁官從左門入內室）

橫波 遲到，該罰！

小宛 不是故意偷懶，實在爲了家母一路上辛苦，有點不舒服。

橫波 等小宛妹妹許久不來，我還當你因爲愛清靜，不願和我們湊熱鬧呢。

小宛 顧姊姊叫，還敢違命嗎？

如是 小宛妹妹，這次回蘇州，一去就是個把月。我們還以為你留戀姑蘇山水，把秦淮河姊

妹們都忘了。

小宛 (笑而不語)……

李香 好久不見小宛姊姊，真是越長越美了！

小宛 怎比得上我們的一傾城婀娜香扇墜呢！

如是 別把話扯岔了。小宛妹妹來遲一步，知不知道今天有兩樁喜事？

小宛 香妹妹梳櫳的事情，我已經聽說了。不知這第二樁喜事是誰的？

如是 就是今天的主人，不久要做官太太哩。

小宛 (喜極)好極了！怎麼我早沒聽說？

如是 連我們也還是剛曉得的。

小宛 想不到我一回來就聽見接二連三的喜事。

如是 不對，祇有接二，並沒連三呀！

橫波 也許是再而三，誰說得定呢？

(大家都笑了)

橫波 好，各位姊妹都到齊了。現在請先把盒兒放在一起。

(蘭兒自內出，獻茶給董小宛。)

橫波 (對蘭兒) 你去把我的盒兒捧出來。

(蘭兒下。董、李、柳各將盒捧置桌上。)

(蘭兒捧顧盒上)

橫波 各位姊妹們做的是什麼新鮮東西來賽會？

小宛 前次清明那一節，是橫波姊贏得第一，只怕今兒還是要看她的新鮮東西。

李香 着呀！眉樓顧家廚是有名的。我們賽不過的。

橫波 過獎了。大家且揭開來看看，到底是誰的東西新鮮？

(互相揭盒觀看)

如是 我是烘兔。

小宛

橫波 有趣！有趣！

李香

李香 我是酥雉鷄。

橫波
如是
好得很!

小宛 這有典故的，合着一句詩經，叫做「雉鳴求其牡。」香妹妹祇顧想着妹夫，虧你不害臊？
李香 呸!

小宛 主人家是什麼東西？

橫波 我是醋魚。

小宛 好！不過魚是引着饞貓吃腥的意思，可別再鬧醋勁兒呀！

橫波 促狹的丫頭，嘴裏沒好話。大家看你的罷！

小宛 我沒什麼，只有一甌花露，幾樣蜜漬的菓品。

橫波

李香
好香呀!

如是 讓我嘗嘗。（嘗試）唔，美是美極了！今天的盒子會要推董家妹子領袖羣芳了。

橫波

李香 我也試試。（取試）唔，一致贊成！

小宛 不敢當！

（張魁官和蘭兒捧酒銷出，分置桌上。）

蘭兒 酒肴俱已齊備，請姑娘們入席。

橫波 各位姊妹請！

如是 今天是小宛妹妹中頭名狀元，應該上坐。

小宛 今天該是吃顧姊姊和李家妹妹的喜酒，我不能佔首座。

橫波 那有主人倒佔客的理？

如是

還是小宛上坐罷！

李香

（衆推小宛上坐，旋各就位。）

（蘭兒、張魁官下。）

橫波 （舉盃）大家第一盃敬小宛妹妹，賀她今天盒子會上獨占鰲頭。

小宛 謝謝！

（衆舉盃飲酒）

橫波 （又舉盃）這第二盃是罰小宛妹妹悞卯遲到之罪！

(小宛接盃一飲而盡)

橫波 (又舉盃) 這第三盃是替小宛妹妹接風!

小宛 又是我?

橫波 是替你接風呀! 不能不喝的。

小宛 (無奈) 好好好。(飲) 我回敬顧姊姊和李家妹子一盃喜酒!

(衆斟飲)

如是 光喝悶酒太沒意思。我們來行個酒令罷?

橫波 倒不如占個花名兒好, 我有現成的象牙花名籤和骰子。

小宛 這個有趣。我贊成!

(顧橫波自屜內取出一個竹雕的籤筒「中貯象牙花名籤」和一盒骰子, 放在桌上, 搖了一搖, 揭開一看)

橫波 八點! (數至自己) 正是自己。我先抓, 不知抓出個什個玩意來?

(顧橫波搖動籤筒, 掣出一籤。衆爭相看)

小宛 (讀籤) 一朵牡丹題着「國色天香」四字。又注:「在席共賀一杯。得主唱新曲」

支謝客。」

如是 巧得很，橫波姊姊領袖羣芳，原配花中牡丹。

（衆賀願一杯酒）

小宛 現在我們該聽百花皇后唱曲啦。

橫波 我唱個新曲子你們聽，叫做「郎有心，姐有心。」

衆 好！

橫波 （抱琵琶彈唱）

郎有心，

姐有心，

思量無處結同心。

好像雙駟板壁，眼對子眼。

蠟燭無油空費心。

郎有心，

姐有心，

囉怕人多屋又深。

人多郎有千隻眼，

屋多郵有萬重門！

小宛 好一個一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姊姊這次到了北京，不就是有情人結

同心成了眷屬？

如是 我說別的沒什麼，這一口子嬌滴滴的吳儂軟語，可真嗲得來！

橫波 你們二位，嘴的確夠厲害的！

李香 難道只許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橫波 香妹妹也橫槓裏出來打抱不平，大家都釘着我，左一個「官」，右一個「官」的，我

可受不了！

小宛 本來是嘛！怎麼好推得掉！

如是 別顧打趣，擲下去吧！

小宛 這次輪着如是姊姊。

如是 既這樣大家先吃了門杯。

小宛 我酒量小，喝不了許多。

橫波 你不能一個人掃大家的興。

小宛 喝就喝罷。

（小宛略呷一口，餘皆乾杯。）

（柳如是擲骰）

如是 十三點！嘖，討厭！

（大家忍不住笑了）

小宛 看是什麼籤？

（小宛遞籤筒給如是，如是躊躇了一會，閉緊眼睛抽了一支籤。大家搶着看。）

如是 別忙，讓我自己先看，是什麼鬼東西？（略停，讀籤）「並蒂蓮——春聯繞瑞——連

理花開慶昇平。——自賀二杯，下家陪飲。」

橫波 這個妙極了，除了她，別人不配。可惜錢牧齋少詹沒來，否則恰合了他的兩句詩：「雪

色霏微侵白髮，燭花依約戀紅妝。」

小宛 如是姊自賀二杯是她的份內事，倒霉的是我這下家還要陪飲。我把酒杯蓋了罷。

（小宛覆杯，橫波強為斟酒，勉勸其飲。）

橫波 不行！有規矩的！

小宛 我實在不會喝。

如是 不許犯規！

李香

（小宛被迫勉強喝了一杯）

橫波

（又斟一杯）這是第二杯。

（小宛呷了半杯，偷偷地將剩酒傾在地上。）

如是

沒羞沒臊，賴冒嘛！（強爲斟滿，捧到小宛唇邊）

小宛

你們饒了我吧！讓我擲骰子好了。（擲骰）

橫波

七巧！（狡黠地）唔，瞧着，有玩意兒出來啦！

（小宛順手掣了一支籤，自己一瞧，便按在桌上，紅着臉笑。）

如是

（搶籤）什麼呀？不許藏着籤子！

小宛

（擲籤于地）這裏不該行這令，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面！

橫波

（拾籤）原來一枝杏花！「瑤池仙品」——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姻緣美滿，在席恭賀

一大杯。」

（大家鼓掌嘻笑）

如是

我當什麼，原來是小宛妹子雙喜臨門。

小宛

（羞澀）啐！

橫波

小宛妹子動了喜星，但不知那位有福分的公子娶了她？

小宛 (追着橫波要扭打) 胡說! 撕爛你的嘴!

橫波 (逃奔) 哎唷! 救命呀!

如是 動文不動武, 不許老羞成怒。

小宛 她調侃我嘛。

李香 (笑) 坐下喝酒罷。

(各斟滿一大杯敬小宛, 小宛不肯飲, 被她們扯住強灌。)

小宛 (愛嬌地) 我不來啦!

橫波 瞧你多別扭! 命中注定該招貴婿, 怎逃得過?

小宛 (嬌嗔) 唔, 我不答應! 如是姊姊, 順手替我撐她一把。

如是 不要鬧了。我替你們解圍。小宛妹子先喝完這一杯, 再罰顧姊姊一杯。好嗎?

李香 就算這樣。

橫波 (舉盃目注小宛) 看在如是姊姊面上呀。

(橫波、小宛互飲一盃, 小宛已不勝酒, 醺醉了。)

小宛 我醉啦!

李香 董姊姊坐穩, 不怕的。

橫波 最後一擲，該輪着香妹妹。

李香 我更不會喝酒，籤兒也不想掣了，不如讓我在衆位姊姊面前獻個醜，罰我唱個曲兒吧。

橫波 這再好沒有！香妹妹不是新從蘇師父學唱牡丹亭？就請你讓我們享享耳福。

李香 牡丹亭剛學了半本，我怕唱不好。

如是 不用客氣。

李香 那末唱頭一段。請張魁官來吹簫。

橫波 魁官，來吹簫！李姑娘唱牡丹亭。

（張魁官入，持簫待吹。）

張魁 那個曲牌子？

李香 阜羅袍罷。

張魁 好的。（吹簫）

李香 （唱）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

（蘭兒奔入，打斷歌聲。）

蘭兒 姑娘！對不起！

橫波 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蘭兒 方公子和吳公子來找姑娘。

橫波 我不是吩咐今天不見客？

蘭兒 他們聽見裏面歌聲，就不肯走。

如是 魁官，你去把門鎖上，別放官人們進來。

（張魁官正走到門口，方密之、吳次尾已闖了進來。）

方密之 啊，你們倒會享福。吃酒也沒我們爺兒們的份兒？

橫波 （笑）我們姊妹們在做盒子會。這是娘兒們的事，不關着你們官人們。

密之 何妨參加盛會，一同熱鬧熱鬧？

李香 不行，不行。

密之 哦，李姑娘也在這裏。侯公子在你家裏等得好苦。

李香 那末，我去就來。

橫波 (攔阻) 曲子沒唱完，不許臨陣脫逃！(轉對方，吳) 都是你們來得煞風景！

吳次尾 不能怪我呀！我是有事來看冒辟疆的。

橫波 他好多天沒來啦。

次尾 他說今天要來的嘛。

小宛 冒辟疆是誰？

橫波 你還不知道嗎？

小宛 我怎麼會知道？

橫波 冒公子是當今的高名才子，既風流，又瀟灑。要是跟妹子配成一對，真再合適不過哩。

小宛 啐！

密之 這話到不假。我是久有此心，替你們撮合一下，祇恨機緣不巧。董姑娘難得碰頭，既是

來得湊巧，何妨去找了辟疆到眉樓來，互相拜識拜識？

次尾 好的！

如是 (喜) 這不正應了那支籤兒？

密之 什麼籤兒？

如是 不許宣佈事情等會就明白啦。

次尾 嘿，你們娘兒們的事真祕密！

小宛 我酒喝得太多，頭裏好沉重。此刻要告罪一下，放妹子回去罷？

密之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天豈能輕易放過！

橫波 （對小宛）到你就有許多推托了。我今兒偏不許你規避！

小宛 並非規避，委實身子太乏，要請倌人和姊妹們見諒。

李香 小宛姊，今兒酒是多喝了些，看我面上放她這一回假罷。

橫波 香妹妹心中祇顧惦記侯公子，怎麼也想藉機脫逃？

次尾 你們通同作弊可不行！

李香 我決不逃。我去請侯公子一塊來玩。

密之 這倒使得！

李香 那末，我先走一步了！（下）

橫波 早來呀！

（董小宛體乏不支，斜倚榻上假寐。）

如是 小宛妹子也是真醉了。靠在這兒招涼，不如扶她進去歇一會。

密之 依便依你，可不許放她走！

如是 包在我身上。

（如是扶小宛進內室）

密之 小宛果真醉了嗎？

橫波 酒是喝了不少盃。

密之 這倒幸虧我們來解圍。

橫波 她又不是你的相好，幹嗎要你憐香惜玉，替她解什麼圍？

密之 雖不是我的相好，但是爲了我的朋友，我却要盡這個心的。

橫波 瞧你多會說話！

次尾 我可有句話要講，我也想先行一步。

橫波 做什麼？

次尾 辟疆既不在這裏，我要上雞鳴寺去哩。有許多社友在那裏等我。

橫波 你們東林復社的社友，大約又在開什麼會吧？前些時那個留都防亂公揭，把阮大鍼

攻擊得體無完膚，嚇得他一溜烟躲到南門牛首山去了。

次尾 阮鬚子逃到牛首山去了。

橫波 他幾個月都不敢進城了。

密之 也該讓這傢伙試試東林復社的鋒芒。

次尾 我走哩！（欲下）

密之 如果看見辟疆，拉他一塊兒來。

次尾 好的。（下）

橫波 那末，等會一準要來。

密之 朝宗或許還會來的。

次尾 （在門外）我知道。

密之 次尾這人，人是極爽直，就嫌少年氣盛，血氣剛強點。

橫波 想起文廟祭丁的時候，他一手揪住阮大鍼的鬚鬚，竟扯下好些根。

密之 這也只有次尾做得出。

橫波 此吳次尾之謂吳次尾也。

密之 （笑）哈哈！

（外面叩門環聲響）

密之 有人叩門！

橫波 蘭兒！

男聲 開門呀！

密之 不用，我去。

（密之跑去應門，一見是冒辟疆，猛叫一聲：「辟疆！」）

（顧橫波聽見是冒辟疆來，急忙出去迎接，走至門口，正逢着他們進來。）

橫波 （喜）冒公子！

冒辟疆 橫波！怎麼，祇有你和密之兩人在這兒嗎？

密之 我們候你許久，還當你失約。

辟疆 那能夠？

橫波 吳公子同方公子一起來的剛走。

辟疆 次尾已經來過？

橫波 他來找你的呀。

辟疆 現在到那裏去了？

密之 雞鳴寺。

辟疆 那我走啦。(欲行)

橫波 (拉他) 別走呀!

辟疆 我正是話和他談。

橫波 有什麼了不得要緊的話!

辟疆 (笑) 嘿。說不要緊,也要緊,說了不得,真了不得!

橫波 你們天天見面的好友,有什麼談不夠的事?

密之 辟疆,你不知道,今天可真有樁要緊了不得的事等着你。

辟疆 (不解) 哦是什麼?

密之 你坐下,我告訴你。

辟疆 密之,你別故弄玄虛!

密之 真話,不假!

橫波 一點不騙你!

辟疆 好,你們說吧!(坐下)

密之 我要跟你提一個人。

辟疆 是誰?

密之 記得前年夏初，我們在南京應考的時候，同你說的一句話嗎？
辟疆 記不清了。

橫波 娘們腔，有話痛痛快快的說好了！

密之 別着急。這當中有段故事。橫波，你是不明瞭的。

橫波 又不是考八股，做文章，來什麼起承轉合！

密之 雖不如此，但其中曲折迴旋，到也像一篇文章。

辟疆 我好不耐煩。密之，你快說下去！

密之 你忘了那年我告訴你，秦淮舊院新近添了一位才色雙絕綺年玉貌的佳人，名叫董小宛的。

辟疆 董小宛！

密之 正是。

橫波 (笑) 這是你們的八股「破題」！

辟疆 我們不是曾經去訪她，而她不在嗎？

密之 那是因為她厭倦紛華煩囂的生活，闔家回蘇州去了。

辟疆 蘇州是的，我後來應試下第，浪遊吳門，也會幾次三番去半塘找她，不是說她去了西

湖，就是洞庭。這兩三年來，又不知她的下落如何了？

密之 提起如今她的下落，那末，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辟疆 你是說她又回來了？

密之 （領首）唔……。

辟疆 （驚喜）吓！

橫波 好長的帽子！我說這是你們的「承題」。這叫「有緣終久能相會」。

辟疆 （急得侷促不安）快，我們一同去找她！（拉着方密之奪門欲出）

密之 （冷冷地）你看你的急相！剛說了半句，你就急得要走。我問你，你要走到那兒去呀？

辟疆 不是說去找董小宛？

密之 不忙，我還要坐一會兒呢。

辟疆 （坐立不定）這是什麼時候了，還坐？

密之 什麼時候？今天是四月十八。

橫波 方公子，你可憐可憐他。他急成這個樣子，您還要捉弄他？

密之 辟疆，你剛才不是說有了不得要緊的事，去找吳次尾談嗎？現在可以走啦！別耽誤了

你的正事。

辟疆 (哭笑不得) 密之,你……

密之 我? (起身) 我要走了。

辟疆 (追躡其後) 你去那裏?

密之 (忍不住嗤笑出聲) 咳……請坐。請坐。定定神。我來做一回月下老人,爲你們——

—— (正說之間,柳如是扶着董小宛沿河廊曲欄出,立定。)

如是 (驚訝) 冒公子!

辟疆 ……

(冒辟疆驟觀董小宛,迷離恍惚,神注目定,默然不發一語。)

(董小宛殘醉未醒,亦倚欄凝睇。四目瞪視,若雙玉有光,月星流于堂戶。)

橫波 (俏皮地) 剛說的人兒,這就是!

辟疆 (移步近欄杆) ……

橫波 冒公子,這就是你所想念的董小宛姑娘。

辟疆 (漫然不應) ……

橫波 董妹妹,這位就是方才說的冒公子。

小宛 (漫然不應) ……

如是 (驚奇) 咦，這是怎麼啦？

橫波 董妹妹！

小宛 ……

密之 辟疆兄！

辟疆 ……

密之 咦，這兩個人到底怎麼一回事？是中了魔！

如是 妹妹，你怎麼連半句話都沒有？

小宛 ……

密之 辟疆兄，你該問她：「這位就是小宛姑娘嗎？」

辟疆 ……

密之 好笑！好笑！他們都發呆了！

如是 妹妹，你怎麼不應酬他幾句說：「冒公子，您好啲？」

小宛 ……

如是 怎麼？不會開口啦？

橫波 妹妹，你叫丫環替冒公子斟茶呀！

小宛
……

橫波 你不叫，讓我替你叫，好嗎？

小宛 (微領首)……

密之 辟疆兄，你拉着小宛坐下，好好的談談喇！

辟疆 (微領首，竟拉錯了密之的手)……

密之 錯了！這是我手！你拉她呀！

(辟疆伸手慢慢地握着小宛，小宛喜極，破顏而笑，辟疆亦笑。密之、橫波、如是更大笑。)

橫波 好啦！好啦！

如是 (長吁一口氣)呵——。

辟疆 (柔和地)小宛！

小宛 (溫情地)冒公子！

(張魁官自外闖入，見狀，莫明究竟，想啓齒，輒無勇氣，不知所以的樣子。)

張魁 (吞吞吐吐)董姑娘，外婆聽說姑娘喝醉了，請您回去。

(小宛無神地望望張魁官，直覺地走到門口，欲下。)

如是 妹妹，我送你回家。

橫波 也好，讓她回家休息休息，有話明天再談。冒公子也是一時不走的人。

（如是攙小宛下。辟疆以目送之，直到人影已杳，方回過頭來。張魁同退扮着鬼臉。）

密之 喂，老兄，人去遠哩！還看什麼？

辟疆 （興奮非常，喜出望外）這果真是小宛嗎？

密之 怎麼樣？

辟疆 美極了！溫柔極了！好極了！真不愧是江南第一美人！

密之 （拍辟疆肩）你又是江南第一才子！

橫波 今天眉樓不勝榮幸，既有江南第一美人董小宛，又來江南第一才子冒辟疆，我願橫

波要來一個千里紅絲一綫牽。

密之 （笑）這叫做一見傾心！哈……哈。

辟疆 哈……哈。（神智恢復）哈……哈。

橫波 （也禁不住笑了）

密之 辟疆兄，我問你，方才見了董小宛，怎麼不多說幾句話？

辟疆 小弟方才好像蕩地被一片燦爛的光彩，一種偉大的力量，吸住我的神智。我就恍恍

惚惚，迷迷離離的，身體覺得飄飄地升上浩渺的穹窿，不覺快樂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橫波 現在呢？

辟疆 我好像又被一陣暖風吹醒，便回到了這裏。

（橫波、密之都聽得發笑）

（吳次尾倉皇奔入）

辟疆 次尾兄，你不是上鷄鳴寺去的？

次尾 咳，辟疆兄，你知道消息又緊急哩！

辟疆 怎樣？

次尾 在鷄鳴寺遇見北京來的人，說是：流寇李自成連敗官兵，已經攻破南陽，進逼汝寧，左

良玉敗退襄陽了。

密之 （吃驚）啣？

橫波 左良玉這樣經不住打嗎？

次尾 據說，官兵與百姓勢同水火，到處焚掠姦淫，百姓反倒痛恨官兵，歡迎流寇。

辟疆 左良玉難道竟不能約束部下嗎？

次尾 （惋歎）咳，左良玉兵敗的時候，自己還擄了大批良家婦女！

辟疆 將帥如此，難怪官兵也這樣，更毋怪流寇的猖獗了！（轉念）但是，家嚴素與左良玉

不睦，這回調任襄陽兵備副使，監視左鎮軍馬，不免發生意外。我是不能再待在這兒了。我要立刻趕到襄陽去！（欲下）

密之 襄陽的情勢雖然緊急，辟疆兄要走，也不必如此匆忙。

次尾 慢着！我還有一個重要訊息報告你們。據說，洪承疇在松山大敗，已經投降清兵了！

辟疆 這樣一來，關外遼陽中、左、前、後衛全都失陷了？

次尾 清兵怕就要入關侵犯哩！

辟疆 現在內亂外患交迫而來，閹黨餘孽阮大鍼又潛伏在南京，恐怕他難免趁機起事。外

患究竟還能防備。倘若禍起蕭牆，閹黨作亂，却不能不注意一下。

次尾 這到不可不慎加防備。阮鬚子這廝陰險叵測，到這時不免認爲有機可趁，圖個死灰復燃。

橫波 你們總把阮鬚子看得太重。其實，我看他也不能有甚作爲。

密之 橫波告訴我，阮鬚子已經逃到牛首山去了。

辟疆 我看這傢伙不是安份的人。現在他被我們弄得毫無辦法，自然暫時避避鋒頭，一到時局混亂，他就難甘寂寞了。

橫波 不過，你們也未免逼人太甚。他已經被打得爬不起來了。你們何必還要打落水狗？

辟疆 這條落水狗，一旦爬上岸來，還是逢人亂咬的。

次尾 辟疆兄的話，我贊成。除毒務盡，決不可妥協了事。

橫波 我是可憐他，並不是幫他說話。

辟疆 這我當然知道。不過，你這種憐憫心，完全是要不得的婦人之仁。

橫波 我是看事實。阮鬚子作的「春燈謎」中間有十認錯，大概也是良心慚愧，希望你們

復社的人因可憐而收容他。

辟疆 這不過是一時的悔恨，並且也靠不住。他的那部「燕子箋」裏，把自己比作霍都梁，把東林比作酈飛雲，暗中詆毀東林。這可見他是毫無誠意。

（遠遠的，河上傳來笙歌之聲。）

密之 而且，戲裏面，霍都梁投入賈節度使幕中之後，便改名卞無忌。阮鬚子好像自比一入馬士英幕下，便可以無所顧忌了。

辟疆 當時有句民謠：「殺了阮大鍼，安慶始得寧！」他在安慶，被地方上攻訐，無以自容，才逃到南京來。誰知他來了之後，不但不悔過，反而氣餒更張，聲色歌舞，高軒大廈，暗中仍和閹逆餘黨往來，並且利用金錢收買人心，連這南京的文武大官也沒一人敢出頭反對他。

次尾 這種東西，真不必對他客氣！

（河上笙歌之聲漸近）

密之 （跑到欄邊）你們看，有一隻畫舫過來了！

（次尾、橫波走過去瞭望來船）

橫波 畫舫上還掛着燈籠，上面寫着什麼——「光祿寺。」

辟疆 光祿寺？不要臉的東西，這又是阮大鍼！

密之 阮大鍼不是在南門外躲着嗎？

橫波 怕不會是他。

次尾 喂，瞧船上一羣人中間，正中坐着唱曲的不就是阮鬍子！

辟疆 （急跑過欄邊）怎麼？阮鬍子回來了！

橫波 （回過頭來）到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密之 看見他就生氣。我們還是進去。

（辟疆、次尾、密之均自廊外走進。）

次尾 （對冒、方）我們怎麼樣進去還是走？

辟疆 （不悅）我可不高興見着他！

次尾 一齊走吧！

橫波 請裏屋去坐。他未必會上來。

（畫舫駛近，聞阮大鍼呼喚：「橫波！橫波！」）

（橫波猶豫不決，踟躕維谷。）

（冒、吳、方三人先是想走進橫波的內室，聽見阮聲又改向門口走去。正躊躇間，阮大鍼的畫舫已泊在河房下面，阮從石階欄外走進來。冒等不及閃避，祇得站定。）

阮大鍼 橫波？你想不到我會來吧？

橫波 真想不到。是什麼風把阮大人吹來的？

大鍼 我在城外悶得慌，久想——（忽然看見冒等也在，一窘，忙收起話頭，改容）哦，想不到會在此地遇見三位仁兄，真是幸會幸會！

（冒等悍然置之不理）

大鍼 （窘極）橫波，你到我船上坐一會好嗎？

橫波 （為難的）……

大鍼 （沒有同音，祇得硬着頭皮，走近冒辟疆前深深一揖）辟疆兄和二位也請到鄙人

船上喝一盃薄酒如何？

辟疆 謝謝，不敢領教！

密之（淡淡地）對不起，沒空！

大鍼 何必不肯賞光呢？

次尾（率直地）阮大鍼，你怎麼也來了？

大鍼（陪笑臉）吳先生，我怎麼不能來呢？

次尾 難道上次的防亂公揭，不夠厲害，你還不怕嗎？

大鍼 我們彼此都是讀書之人。鄙人也算書香子弟，堂堂一名進士出身。有話大家不妨慢

慢商量，何必口出惡聲呢？（看見大家不理，又轉話題）鄙人正為心中非常感覺不安，

所以久想進城和諸位表明心跡，以免誤會。

密之 你的心跡我知道。大約看見時局不對，又想鑽什麼門路，是嗎？

大鍼 笑話，笑話！

次尾 再鑽門路，怕也鑽不回魏忠賢的乾兒乾孫！

大鍼 諸位太不諒解鄙人的苦衷。我從前做的事，原都只為着你們東林復社諸君子。怎麼

倒責罵起我來？

辟疆（冷笑）嘿，你從前諂媚魏璫，獻計殘害忠良。這難也有苦衷嗎？

大鉞（強辯）這不是我！

辟疆 唔，不是你！你來了南京，就該安份守己，閉門思過。爲什麼還敢把持官府，關說人情，私受賄賂？

大鉞 我沒有受過誰的錢呀！

辟疆 那末你的私賍幾十萬是那來的？

大鉞 大鉞爲官以來，至今兩袖清風，何來這許多私產？

辟疆 你說你兩袖清風，何以還有錢在雞鵝巷買了一所大宅院？歌舞樓臺，酒食徵逐，天天

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這些難道不都是仗着幾個弄來的造孽錢嗎？

橫波（排解）冒公子，何必呢！

辟疆 如今國難臨頭，你却幸災樂禍。一會宣傳你要翻案啦。一會又宣傳你要起用啦。試問這是什麼居心？

大鉞（語塞）這……這話從何說起！

次尾（憤怒）阮鬍子，你不要狡賴！

（阮見風頭不對，轉身欲行。）

大鉞 改日再談罷！

（次尾見阮欲遁，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襟。）

次尾
慢走！

大鍼
（微愠）這算什麼？

橫波
（拉勸）吳公子！

辟疆

次尾，放手！

密之

（次尾放手，大鍼退後一步。）

大鍼
（怒）你們這班後生小子，簡直無法無天！

次尾
你這傢伙狗仗人勢，還敢罵人！

大鍼
（膽怯地退到廊上）罵了又怎樣？

次尾
（追上）我就打死你這奸黨走狗！

橫波
阮大人，您請走罷！

大鍼
要我走？我可沒這末好說話！你們不要以為我阮大鍼下了台，好欺侮，就想打死老虎。

今天非顯點顏色不行！（說完，怒氣沖沖地走到石階口，招呼畫舫上的人）喂，你們上來把這班小子統統給我抓起來！

橫波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冒公子, 請您聽我話, 你們快點離開這裏, 再鬧下去雙方都犯不着。

(畫舫上人聲鼓噪, 雜沓混亂。)

辟疆

次尾, 你就——

次尾

幹就幹上! 我吳次尾有名的吃硬不吃軟!

橫波 (畫舫上的人幾乎要湧上來, 被顧橫波攔住, 噪亂成一片。)

魁官, 蘭兒, 你們都死在哪兒? 外邊要鬧翻了, 你們都不知道?

(張魁, 蘭兒衝進屋來, 看見滿屋亂糟糟的模樣, 也不曉得應該如何措手是好。他們聽見欄外畫舫上的鬧聲, 直覺地便跑了過去, 幫助顧橫波攔人。)

外聲

打打打!

(次尾見形勢緊張, 揪住大鉞不放, 兩人互相扭打。)

橫波

(嚷叫) 喂, 我這兒可不是打架的地方!

(次尾不理, 愈打愈烈。)

辟疆

次尾, 這成何體統!

密之 掌他的嘴! 摘他的毛!

辟疆 (攔密之) 你不要又與風作浪哩!

橫波 (拖大鉞) 快走吧! 快走吧!

大鉞 (不敵, 且說且退) 君子不吃眼前虧, 今天諒你們也逃不了! (狼狽地逃下石階遁

去)

(次尾再欲追下, 迎面被辟疆、橫波攔住。)

辟疆 次尾, 你怎麼又動手啦?

橫波 咳, 好好一場盒子會, 竟鬧得落花流水!

辟疆 次尾兄, 阮鬚子去後, 必不肯干休, 你要小心纔是。現在內亂外患相繼而來, 國事緊急,

我不能再逗留在這風月場中, 耗盡少年志氣。明天我就啓程到襄陽家父軍中。各位仁

兄珍重了! (拱揖)

——幕下——

第二幕

兩年之後。

在金閭門外桐橋水傍的小樓。

這是樓上的一間。右部正面是一扇門，通到樓下，看見扶梯的欄杆。左部正面凹入的一角是樓室的裏間（臥房），門口張着羅幃，隱約現着室內陳設的几榻和一排冰梅格紙窗，窗外是半塘河水，推窗時可以望見伸到窗沿的竹葉梢與遠處的虎邱塔影。舞台前部，近門的一邊，有一張琴桌，幾隻紫檀圓凳，近羅幃的一邊，靠壁處安置一張長案，壁上懸四幅屏條字畫。一具高花架，放在門首與羅幃之間的地方，架上有一瓶橫斜有致的梅花。琴几上放着一盞燈，一具琴，一爐香，和茗碗之屬。長案上堆着些書籍、字卷、文房四寶、古玩等事，而最觸目的是凌亂的藥餌罐罐這類東西。

初春的一個望日，一輪滿月懸在窗外竹梢上，晶瑩的月光從冰梅格間投射進來。斜鋪在地上。琴几上的一盞孤燈也發着燐燐的青光。爐香氤氳，不絕如縷。舞台上的空氣顯得很陰沈而淒涼。

幕啓時，舞台上靜寂寂的。等到隔院人家吹起悠悠的笛聲，纔見一個苗條的人影慢慢地移步自羅幃間出來。她在羅幃前站定。微弱的燈光浴着她的身體，才看清了面目。她是兩年前在秦淮眉樓中被酒醺醉的董小宛。她的母親新近去世，自己又抱病未愈，面色很憔悴，襯着她的一身縞素的孝服，更顯得嬌柔清麗。她非常疲憊地走近琴几，無聊地隨意撥弄幾聲琴絃，然後走向長案，掀開藥罐，略看了一眼，又重蓋上。於是，她走到門口，輕微無力地叫喊着。

小宛 紫霞！紫霞！

（半晌沒有應聲）

小宛 （自言自語）也許這丫鬢睡了。是什麼時辰哩？月亮照着竹梢，銀光鋪滿了一地。好一個幽靜的夜晚！

（她又跑到扶梯口）

小宛 如是姊！

（也沒有應聲，她寂寞地踱回來。）

小宛 難道她們都睡着了？寂寞的只剩下我一個人。

（她好像想起了什麼，坐在琴几面前，輕輕撥動琴絃，隨聲歌唱。）

嗟穹蒼之浩漫兮！

哀吾生之不辰。

既風塵之淪落兮！

又摧折夫慈親。

惟藥裹之因依兮！

鉛華屏而不春。

思公子而不見兮！

羌有懷而莫陳。

（一曲彈罷，眼角上正噙着淚珠。她長歎了一聲，轉首凝視着窗外的明月。）

（紫霞捧着煎好的藥，輕手輕腳地從扶梯上來。）

紫霞 姑娘怎麼又起床啦？

小宛 （眼光並不望着紫霞，漫不經心的答應）我躺得難受。你怎麼沒聽見我喊你？

紫霞 （放下藥碗）我在樓下煎藥。

小宛 柳姑娘睡了嗎？

紫霞 在看書。

小宛（想要說什麼的）你——

紫霞 要我去請她上來嗎？

小宛 哦，不用驚動她，她陪着我，我也夠累的了。

紫霞 藥趁熱喝吧！

小宛 我不想喝。每天喝這種苦藥，我真討厭它。我恨它！我的病不是這藥能醫得好的。

紫霞 是呀！一半也要靠姑娘自己保重身體。老太太死後，喪禮佛事都已經辦完，靈柩也入了土，總算是有福氣的。您何必老要傷心？覺也不睡，食也不吃，藥也不喝。我看您一天瘦似一天。病勢怎望能減輕？

小宛 眼見病勢一天重似一天，是不會好得了的。

紫霞 姑娘說那裏話！祇要您聽郎中的話，放下心事，靜心調養，病就慢慢的好轉來。不喝藥，病怎會見好？

（把藥碗遞到小宛唇邊）

小宛（略呷了一口，又吐出來）不，你還是拿走，我不要喝。

紫霞 有病的身子總不能再和自己遠拗。

小宛 你拿走它！

紫霞 (不敢拿藥碗) 姑娘!

小宛 你聽不聽?

紫霞 (哀求) 姑娘,請您看在我伺候您多年的份上,喝了這碗藥罷!

小宛 (痛苦地) 爲什麼一定逼着我喝呢?

紫霞 柳姑娘知道您的病,特地跑來陪伴着,您也不能辜負人家一番好意吧?

小宛 (感動) 我喝,我喝!(喝藥) 你們待我真好。不過,我恐怕已經不中用的了!

紫霞 別說不吉利的話。

(柳如是悄悄地自扶梯登樓)

如是 妹妹,你還不休息?

小宛 姊姊,你上來哩!

如是 我在樓下悶得慌,又不敢上來打攪你。正閒着無聊拿本書看,忽然聽見有人撫琴歌唱,我先以爲是隔院的人家,可是仔細聽,聲音却像你,但你是病着躺在床上不會起來的。我便想上樓瞧瞧,又怕驚動了你。我耐着好半天性子,後來又聽見紫霞的聲音,我才確定是你呢。

(小宛不說話,眼神凝注着如是,好像有滿腔心事待申訴的樣子。)

如是 你怎麼口也不開是唱累了嗎？

紫霞 姑娘不肯喝藥，是好話勸她才喝了的。

如是 你應該自己保重身體要緊。生病固然靠吃藥，更靠自己保重。自從我來後，就沒見你開心過。何苦呢？

小宛 姊姊，在秦淮河知己的小姊妹當中，祇有你最明白我。媽媽死後，也祇有你最體貼我。我不知要如何的報答你。但恐怕我空有此心了！（傷感的啜泣）姊姊——

如是 快不要這樣！姊姊不喜歡你了！紫霞，你去睡，由我來陪着她。

（紫霞戀戀不捨的，唉嘆了一聲，輕步下樓。）

如是 這帖藥吃下去，覺得精神爽些嗎？

小宛 力氣是長了些，可是心口總覺得悶。儘躺着，腦門子也疼得難受。

如是 不聽我話嘛？姊姊勸你的都是好話。你一會兒想媽，一會兒怨命，一會兒又怕人家來搶親。人死了不能復生，你在這裏哭媽媽，她老人家不會聽見。再說，就是聽見了，也祇有更加難過。你怨命苦，這是老天爺注定的，誰教我們不生長在富貴人家；年輕的時候做嬌生慣養的小姐，長大了嫁個如意郎君，享福一輩子。既然吃了這碗賣笑生涯的飯，任是生張熟李，總得遷就敷衍。人說風塵中也會逢着知己，就拿姊姊打比，自嫁了錢大人，

我也心滿意足。像妹妹這份人才相貌，難道不會遇着更美滿的姻緣？趁着年紀輕輕，挑個合適的倌人嫁掉，也算是修成正果。別的還圖什麼呢？至於前些日子，想來逼你成親的那個有錢有勢的人家，雖然橫蠻，但是主意由你拿定，你不肯從，他也沒法呀！他們雖然有錢有勢，仗力量威嚇人，可這究竟不是明目張膽幹的事。你不用怕他們。你要打起精神，鼓起勇氣來活下去！

小宛 我還有什麼精神和勇氣？在我眼前是一片可怕的黑暗。在我面前是一羣吃人的惡魔。沒有希望！沒有安慰！祇有渺茫無盡的空虛和寂寞！每天陪伴着我的，除了藥罐，就是這一片淒涼的月色和一縷裊繞的麪香。春天是永遠不會臨到這間小樓上，一切都被冰雪蓋着，手觸着的東西都是冰冷的，連這幾朵梅花也失掉生氣，沒有一絲芬芳的花香。在這世界上，只有你給了我一點溫暖。可是，這點溫暖醫不了我的病。呵，我只有死！

如是 不，你不能死。你看，梅花開放，春天不是來了！

小宛 姊姊，你不了解我的心事。你還記得兩年前，茉莉花開的時候，我們在眉樓做盒子會，有一個人賺去了我的心，後來他就離開我，分別了。雖然只是這一面，而且我們也沒說什麼，可是他在我心上的印象却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我也笑我痴心，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我會這樣痴心。真的，我太痴了！（笑）我心上雖有他，他心上未必有我吧？就算他

心上有我，只這地北天南，什麼時候相見呢？

如是 妹妹這樣想得開，再好沒有。我們女人就害在這痴情上。那班遊逛曲院的男人，誰個不是有錢有閒的公子哥兒？一時高興，逢場作戲。興致來時，和我們親親熱熱，日子久了，就免不了漸漸冷淡，把往時的恩愛忘個乾淨。天下哪有這末一位多情公子，會向風月場中的女子談真愛？你和冒辟疆僅僅一面之緣，哪說得上什麼恩愛！

小宛 但是，我們是一見傾心。

如是 一見傾心？話倒是蠻好聽的！世上那有這些好事兒呵！你鍾情於他，他恐怕連知都不知道呢！

小宛 你怎麼曉得他不知道呢？

如是 你怎麼曉得他知道呢？

小宛 他雖從來沒告訴我，可是我相信他會的。

如是 那你真傻了！別說這完全是你一相情願的事，就是什麼海誓山盟，到臨了還不是烟消雲散！俗話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你和冒辟疆，既無一段露水姻緣，又不曾有過嫁娶之約。在這世亂年荒的時候，他不知漂流到天涯海角，那還記着一個院子裏的姑娘？

小宛 我總覺得冒公子是不同的。世界上薄情的漢子固然很多，可是多情的郎君却也不少。就說姊姊你吧。錢大人怎會鍾情你的呢？

如是 不過，像錢大人這樣的男子究竟少。

小宛 那末，你又怎麼知道冒公子就一定是個薄情的男子？

如是 （一句話給問住了）這……這究竟太渺茫。我們應該就眼前的事實論。我們現在年紀還輕，也帶有幾分姿色，不趁目前找個歸宿，難道要做一輩子老姑娘？「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我們不幸是女人，尤其不幸是墮溷風塵的妓女。自古以來，女人就是這樣的可憐！

小宛 但是，我是守定了。這是我心甘情願的。如果問我為什麼？我也說不出。反正我是決心寧爲夫子妾，不爲庸人妻！

如是 妹妹的志向很高，我敬佩非常。並不是我做姊姊的說不吉利的話，恐怕這很難如願吧！於其料定將來失望，何不如今早作另外的打算呢？

小宛 另外的打算？姊姊難道要我嫁給那個逞強的紈袴公子？他這晌死纏住我不放，我都被他嚇病了！

如是 這當然我不贊成。先前我也說過，你可以不必怕他。我是爲你的前途打算的！

小宛 姊姊的好意，我那有不知道的。姊姊，你過來。如果我有什麼言重的地方，請你原諒我吧！

（遠處傳來更鼓的聲音）

如是 我那會怪你呢！你去歇吧！聽，已經打二更哩。

（如是扶掖小宛走進臥室，又將羅幃垂放。她然後行至琴几邊，拿起一本書，書中落下一葉花箋。她拾起花箋朗誦着。）

如是 「相思入骨能纏定，怨則怨天公，無明無夜，多嬌多病，斷送紅顏盡！」（翻過反面）

「誰憐我哀哀的病體酸辛？誰憐我珊珊的瘦骨嶙峋？誰憐我飄飄的虛浮夢魂？誰憐我
腌臢病症黯然銷別樣傷神！」（搖頭嘆氣）咳！

（外面有急迫的叩門聲，和紫霞與來人爭執相持的擾攘。）

聲音一 進去！進去！

紫霞聲 姑娘不在家。你們闖進來作怎麼？

聲音二 沒這末多說的！只管衝！

聲音三 衝呀！衝呀！少理她！

紫霞聲 你們講不講理？（被推倒仆地聲）哎唷！

(聲音漸漸逼近，顯然已經衝了進來。)

聲音一 怎麼說不在家？堂屋裏的燈還點着亮堂堂的！

紫霞聲 (哀求) 請你們不要上樓吧！她睡了！

聲音一 管她睡沒睡，大爺有子兒，愛多嚙來就多嚙來！

(董小宛被驚醒，倉皇奔出，依偎着柳如是。)

(某豪霸得意洋洋地自梯上，後面跟着兩個豪僕。紫霞驚慌地緊隨着他們。)

某豪霸 (吩咐兩僕) 你們站住！

(兩豪僕站在門口把守。紫霞乘間鑽了進來。)

紫霞 姑娘！姑娘！

如是 (鎮定地) 你又來啦？

豪霸 唔，還是我！

如是 你深更半夜的，闖進民家做什麼？

豪霸 民家？你們還充什麼良家婦女！大爺嫖院，高興幾時來，幾時就來。還得看曆本揀時

辰啲？

如是 董姑娘早已落藉了！

紫霞 我們姑娘已經不做了！

豪霸 不做？你們做買賣的，要的是錢，有錢就賣。大爺有的是錢是勢，難道竟買不了嗎？

小宛 你休得胡言亂語！

豪霸 （奸笑）少裝模作樣充正經！（對小宛）你說，你要多少錢？

小宛 唔，你以為憑着幾個臭錢就可以買動人家！

豪霸 哦，你不愛錢，那末是愛勢囉？瞧你大爺的勢力比錢更兇。提起大爺，我普天下誰不知

道？還有那個比得過我？當今皇上是我的聯襟，皇帝的妃子姓田，我的老婆也姓田。那一

朝的皇親國戚不都是我這付氣派！你要是肯嫁我，你不是也是妃子的身份？哈哈！

小宛 （怒目不語）……

豪霸 （以為她是意動了）就拿這裏的事作比，唱弋陽腔的陳圓圓，自從被我們的國丈

接了去，現在不是在京裏享盡榮華富貴？

小宛 我不愛榮華！我也不愛富貴！你走吧！

豪霸 你教我走？我偏坐坐！（坐下）

小宛 （追到他身邊）告訴你，你別仗着錢財勢力壓迫人。世間有許多事不是錢財買得

通，勢力壓得過的。我董小宛要是貪圖榮華富貴，早在南京嫁了達官貴人，也不等今天

哩。

豪霸 可是，你從來沒遇見像我這樣的人！

小宛 像你這樣的貴人，自詡是皇親國戚。可是，國難嚴重到這種地步，流寇和清兵內外作亂。大江南北又遍地鬧着災荒。而你們這般貴人，不去憂心國事，反倒優遊閑散縱情聲色，甚至於用你們的大帽子來欺凌一個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你有什么臉在老百姓的面前說話？你有什么臉還站在我們的面前擺威風？

豪霸 （被罵得啞口無言）呢……

小宛 你的威風，爲什麼不用來嚇唬敵人！你的錢財，爲什麼不用來振濟難民！

豪霸 （怒不可遏）喲！你這小妮子倒教訓我起來！大爺是拿錢買氣受的嗎！（暴露一副流氓的面目）來！好歹不識！把她給我搶了走！看你到官府來告我吧！

（兩豪僕動手拉董小宛，被柳如是和紫霞擋住。）

（小宛哭）

如是 大爺，何必這樣呢？她不願意，這又不是勉強的事。

豪霸 不願意也得教她願意！（吆喝）走！

小宛 （在暴力的凌壓下的呻吟）大爺，您前幾天逼我逼得還不夠麼？我是一個懦弱的

孤苦伶仃的女子，既死了母親，又害着重病。您算發慈悲，可憐我吧！

豪霸（勝利的微笑）……

小宛（哭）世界上有的是美女。您何苦糾纏住我？你們難道真不願意讓一個人好好的去做人請您放了我吧！

（三更更鼓響）

如是 大爺，夜已經深了。事情豈是站着就能解決的？您請回去吧！有什麼話，將來還不是可以再商量。

豪霸 你能擔保？

如是 我能擔保。

（豪僕一向豪霸丟眼色，豪霸念意，轉顧小宛，小宛啜泣不休。）

豪霸（趁機下台）好吧！諒你們也跳不出我的掌心！（對小宛）你不用哭了，好好的養養神。我明天派船來接你呀！

如是（假意附和）妹妹，你答應呀！

（小宛窺視如是，如是向她使色。）

小宛（略領首，哭泣）……

豪霸（躊躇滿志）好人，不要傷心了吧！我先走了。（對僕）你們還拉拉扯扯的做什麼？
滾！

（兩僕鼠竄，豪霸也一路笑着下樓而去。）

（等他們去遠，小宛放聲痛哭。）

如是 妹妹，你哭什麼？

小宛 他們明天來，我只有死了！媽——！（慘呼一聲，飛奔到羅幃內，開窗欲躍水自盡）

（柳如是和紫霞搶步上前，抱住小宛。）

如是 小宛，你不要傻！

小宛（哭）我不想活了！你們別救我！（掙扎着想脫身）

紫霞 姑娘，你不能！

如是 小宛，你聽我說！這是我使軟計送鬼出門。現在先將他們騙走，我們再想辦法脫身。

小宛 脫身？走到哪兒去呢？

如是 我自然有辦法。現在不宜再耽擱。你們趕緊收拾東西，跟我一同避到常熟錢大人的

家裏。趁天未亮，我們偷偷地神不知鬼不覺的就走了。還怕什麼呢？

小宛 可是，我又病着……

如是 我們馬上雇一條船走，一路由我招護你。紫霞，你幫忙我把姑娘的行李弄好。
紫霞 還帶些什麼呢？

如是 祇要暫且人能脫身就行哩。到了常熟，一切有錢大人擔當，就不怕了。

紫霞 好，我就去！（走進羅幃內）

如是 妹妹，你坐在這裏歇歇，別操心。

（如是正舉步下樓之時，河上有船行打槳的水聲。董鶯起立，將琴几上的燈移到隱蔽處。）

小宛 姊姊，你聽！

如是 不怕！

（窗外河上有人聲問答）

聲音甲 這到了什麼地方！

聲音乙 這是桐橋。前面的塔影就是虎邱山了。

聲音甲 唔。橋那傍臨水竹籬，又是什麼人家？

聲音乙 那座小樓麼？

聲音甲 是的。

聲音乙 叫作「雙成館。」乃是移住這裏的秦淮名妓董小宛的家。

聲音甲 什麼？董小宛！快停船，我要上岸去。

聲音乙 相公不必去吧！她自從媽媽亡故，一病可憐，閉門謝客已經不少日子了！

聲音甲 你不要管！快泊住！

聲音乙 是……！

(窗外泊舟下錨聲)

小宛 (疑懼不決) 什麼人呢？

如是 奇怪！

(叩門聲)

(沒有應聲)

(繼續三次叩門的聲音)

如是 紫霞！

(紫霞出)

如是 你看見外面有人嗎？

紫霞 我先聽見有人說話，就撲在窗縫裏張望，一眼看見兩個男人從船上登岸來。

小宛 是什麼模樣的人？

紫霞 這可沒看真。

(叩門聲又起，較前更響。)

如是 我去看！(下樓)

(紫霞隨下)

如是聲 誰？

聲音甲 你開了門便知。

紫霞聲 我家姑娘生病，多多得罪，恕不開門了。

聲音甲 我是特來相訪，不比別人。請你開開！

(啓門聲)

紫霞聲 (驚喜) 啊！敢問相公是曾來過的冒公子麼？

聲音甲 正是。

(一片驚喜喧笑的聲音)

(柳如是匆匆飛奔上樓)

如是 (喘息) 妹妹，你想念的冒公子來了。

小宛（突然過度的驚喜，使她的神經頓感麻木）哦——！你說是——

如是 冒公子！

小宛 冒——辟——疆？

如是 是！

小宛（直覺地想走下樓）冒——

如是（急阻攔小宛）慢着！

小宛 哦，姊姊，我的頭髮光整麼？還有，我的衣裳，不行，不行，怎麼好呢？（覺察，又走回來）

（紫霞也喘着氣一路奔上樓）

紫霞（邊走邊說）姑娘，姑娘，冒公子來了！

小宛 請冒公子上來！

紫霞 好的！（欲下）

小宛（猶豫不定）慢着！（撫摸着自己的臉頰）不能。我病成這樣，他見了我，不會——？

哦，我不能見他……！

如是 妹妹，你不能錯過機緣。你看你的頭髮，你的臉，來來來，我替你弄好！（拉小宛進幃內，

紫霞下樓）

如是 (替小宛梳頭，撲粉，塗脂) 這才像樣呀!

(小宛匆匆地在裏面對鏡整容，整畢快步走出，恰巧和自樓梯上來的冒辟疆撞個滿懷。董仆地，冒急扶掖她起立。)

辟疆 小宛!

小宛 冒公子! 果真是你!

辟疆 小宛，我萬想不到今晚會在這裏遇見你。

小宛 我也真料不到你會來看我。這不會是夢吧?

辟疆 不是夢。這是真的!

如是 (假意咳嗽一聲) 呃——嗨!

辟疆 (驚覺) 柳姑娘! 不，我應該稱你錢夫人了。

如是 不敢當。冒公子，你也沒想到會在這裏見着我。是嗎?

辟疆 (笑) 光陰真快，南京一別已經三年了!

如是 是的。冒公子也比從前更俊秀了! (頓) 你們談吧! 我不打攪你們啦! (欲下)

小宛 姊姊不和冒公子談談嗎?

如是 你們的話怕一時都談不完，那還輪得到我?

小宛 樓下冷，你把手爐帶去。

如是 不用。先前到是有點冷，現在可夠暖和的啦！（下）

辟疆 小宛，你怎麼會住在這裏？

小宛 公子，我先問你，你怎麼會來這裏的？

辟疆 我因為奉了家父回鄉，路過此地。今晚月色甚佳，忽然動了遊興，誰知船經桐橋的時候，竟碰見你！

小宛 老太爺不在襄陽了嗎？

辟疆 他老人家已經告老退休。如今北方局勢非常混亂。李自成已經在西安僭號稱王，從沙渦渡過黃河，直薄平陽、太原了。

小宛 大局竟轉變得這樣壞？

辟疆 想起從前南京同遊同息的朋友，如今都已風流雲散各自西東；除了聽說顧橫波和龔芝麓還在北京，柳姑娘嫁給了錢牧齋，其餘的人大都音訊斷絕，就是關於你的行踪，要不是今晚偶爾相逢，我還不知向那裏去尋呢。

小宛 這兩年來你一直不知道我的消息嗎？

辟疆 去年我還來蘇州找過你一次，據說你又由西湖轉到黃山去了。幾度的失望使我不

敢再想到你。我以為那年眉樓的第一次相識，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見了。我以為我們的緣份將從此圓滿，以後留下的祇是永久的記憶。誰知道上蒼會使你在這裏住下，又把我帶到你的面前！小宛，你也曾經想到我嗎？

小宛（忽然啜泣）……

辟疆 爲什麼哭？我們今晚的相會豈不是一樁喜事？你應該高高興興的。

小宛 你不明白我。我心中有千言萬語，不知從那裏說起。你沒來的時候，使我想念着你。你來了，又使我勾起傷心的往事。記得在南京的那年，母親還在世。她雖祇也見過你一面，可在背後却常稱讚你的奇秀，而惋惜我的福薄。如今母親死了，我見着你，不禁想起她的話彷彿還縈繞我的耳邊。

辟疆 太夫人已經下世了！原來你落得這般消瘦。小宛，這都是我苦了你！

小宛 快別這末說吧！公子，我應該感謝你，因為你把我的病醫好了。我是多麼高興呀！這十八天以來，我病在床上，沉沉若夢，神魂不安，一切藥都醫不好我的病症，我忘了飲食，我也忘了睡眠，整日整夜纏擾着的是千愁萬緒。今晚自你來了之後，我忽然覺得神清氣爽，我的病體也輕鬆了許多，我更有勇氣活下去了。公子，這不都是你賜給我的嗎？

辟疆 小宛，你這樣說，使我感覺非常喜悅，同時又使我感覺非常抱歉。我有什麼能力使你

這樣？在我心中是蘊含着無限的慚愧。

小宛 我不許你這樣說。

辟疆 那末，你要我說什麼？

小宛 請你答應我，你以後再不會離開我了。

辟疆 你是希望我們永遠能在一起？

小宛 難道這不是你所希望的？

辟疆 我也是這樣祈求着。不過，在這動亂的時候，生命像流水行雲一般的飄忽。今天，我們還能夠相聚。明天，誰又能預料？以往，我們是短短的相聚，長遠的別離。誰又知道隨着今夜巧遇，將不會又是一個可怕的慘別？小宛，我真不敢去想像了？

小宛 公子，方才我們相見的時候，我疑惑這也許是夢，可你却明明白白地告訴我這是真的。生命本是一場夢。當夢醒以後，留下給我們的總是悵惘。（神經質地）是的，我的病好了！爲什麼我不快樂一下？爲什麼我不興奮一下？趁着這漫漫的長夜還沒完盡，趁着這皎白的月光還發着清暉，我們來共同享受這片刻的歡愉吧！

辟疆 小宛，你不要這樣興奮！

小宛 （興奮地走向樓梯口）紫霞！

辟疆 你喚她來作什麼？

小宛 生命是暫短的。我們縱情地歡樂一下！我要叫她預備頂好的酒，讓我們痛痛快快地陶醉！

辟疆 你既知道生命是暫短的，就更該寶貴這有限的生命。我們爲期待着將來，目前免不了要忍受。小宛，這並非我辜負於你。如果我祇看你作路柳牆花，我不會將我們的事情看得這樣嚴重的。你能原諒我嗎？

紫霞 （惺忪地走進來）姑娘，您是叫我嗎？

小宛 沒有什麼了。你去睡吧。（紫霞下）

辟疆 你身子乏了，扶你去睡着養養神罷。

小宛 不，我們不要辜負這個夜晚。

辟疆 你見着我，話說得太多了。

小宛 那末，讓我們靜默一會兒罷。（走至窗前）來，你看今晚的月色多麼清朗呀？

辟疆 天籟是這般靜寂。除了明月，誰也看不見我們。小宛，你告訴我，你心裏在想着什麼？

小宛 我不知道。你說！

辟疆 你心裏在祈禱，請明月留駐，讓白晝慢慢的來臨？

小宛 (會意,點頭,相視嬌笑)……

辟疆 (擁抱)小宛!

(他們俱依擁抱着。月亮吻着她的秀髮,雲影慢慢從窗前移過。夜風送來幾聲清朗的山寺鐘聲。翠竹的枝葉也簌簌的響動着。)

辟疆 小宛,我錯了。我不能離開你!

(紫霞上樓)

紫霞 夜深了,船上人請相公回船去。

辟疆 小宛,我要回船去了。

小宛 你果真要走?

辟疆 夜已經深了。我明天再來看你。

小宛 (依依不捨)我送你。

辟疆 不,你的病體才好些,不消送吧。

小宛 (執辟疆手不捨)明天?

辟疆 是的。明天我一定來。你好生的息着吧!(下)

(河水划動聲)

（小宛佇立窗前，凝望着月亮。）

紫霞 姑娘，病體招了涼不好，快請進去吧！

（小宛精神恍惚地走出羅幃）

小宛 涼？我感覺熱得透不過氣。紫霞，你應該替我慶幸。明天！明天怎麼還不來呢？

紫霞 我替您披件衣服吧？

小宛 我告訴我不冷！如是姊！如是姊！

（小宛忘記了自己還病着，興奮地奔下樓去。隔了一會，她拉着如是上來。她們的足步，堅實而急疾的踏在樓板上，發出粗重的聲響。在她們未走進屋時，已經先聽見一片和暖的嬉笑。）

如是 妹妹，你慢慢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小宛 不。你聽，我的心在砰砰的跳動着。我的手在微微的抖顫着。我的疲軟的脚忽然輕快起來。我的麻木的舌也靈活起來。我能夠笑。我能夠笑了！

如是 妹妹，他究竟對你說了什麼？

小宛 要我怎樣說呢？請你注視我的眼睛吧！它會告訴你，我是如何的愉快，——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最大的愉快。

如是 你累了，應該休息哩！

小宛 誰說我累？你看，我的病不是霍然消失了嗎？我的精神又鼓舞起來。這間小樓不再是陰沉沉的了，連梅花都增長了活鮮的生氣。月光也更晶瑩。河水也更清澈。紫霞，去把窗兒打開吧！我的胸膛裏燃起青春的火燄。我想飛，飛到浩淼的天邊。

紫霞 姑娘，鎮定些！

小宛 爲什麼把這許多藥餌放在這兒？（拂棄桌上的藥餌，傾掉盃中的藥汁）這些東西都久已失去了功效。哦，我爲什麼還穿着這破敝的衣裳？我要換上我最豔麗的新裝。（急趨內室披上新裝）（對鏡）我的容顏爲什麼這般頹頹？我的頭髮爲什麼這般散亂？紫霞，你快幫我梳妝。

紫霞 夜深了，姑娘難道還有別的事嗎？

小宛 你不懂的。這是最可留念的一晚。我要緊緊的留住宅。姊姊，也請你幫助我。

如是 不，妹妹，我扶你去睡！

小宛 我不！我睡不着，我要坐着等待天明！我還有許多話和你說呢！

如是 明天說不是一樣嗎？

小宛 等不及了！明天我們要離開此地。

如是 是和冒公子一同走麼？

小宛 我不知道。總之，我不願再在這兒待下去了。

如是 那末，你有沒有和他說過？

小宛 還沒有。

如是 他會答應嗎？

小宛 我還沒這樣想過。但是，我想他心裏會答應的，因為他說他也永遠不能離開我。

如是 他這樣說過嗎？

小宛 是的。

如是 妹妹，我慶祝你。你的願望已經成功哩！我想不到你們會有今晚的巧遇。我更想不到你們的巧遇會有這樣美滿的結果。這是多麼幸福呀！我的好妹妹！

紫霞 (狂喜) 姑娘！

(如是熱烈地擁抱着小宛。她們喜歡得流出眼淚。)

如是 妹妹，你的眼睛怎麼溼了？

(如是拿手帕替她拭淚，也拭着自己的眼睛。)

如是 紫霞，拿酒來。我們替姑娘慶賀。

(紫霞下去，拿酒上來。)

(如是分別斟滿了三盃酒，遞給小宛和紫霞，自己也拿了一盃。)

如是 我記起那年在眉樓上，妹妹拈了一枝杏花籤。我們曾有一盃酒預祝你日後的美滿姻緣。現在這一盃是祝你償還了鴛鴦債。

小宛 謝謝姊姊。(同飲)

(叩門聲又起，紫霞去應門。)

(冒辟疆出其不意的衝了進來)

小宛 公子，怎樣你又來了！

辟疆 小宛，我回船之後，興奮得怎麼也睡不着。我想壓制自己，靜心地等待天明，可是天老不發亮。我心上越是牽掛你，越是不能睡。剛才我還矜持着遠顧到將來，但那是太幻想呀！爲什麼我們不追求現在呢？恰巧這時候，京中的邸報下來，大局已經萬分嚴重。流寇不但連日攻陷了平陽、太原而且從寧武關進取大同，聲勢非常浩大，連京師也動搖了。史可法史大人現在淮陽總督漕運，命我爲監軍之職。所以，我如今來和你告別。

小宛 怎麼？公子，你要和我告別！

辟疆 大局如此嚴重，教我有甚辦法呢！

如是 冒公子就如此急急於啓程嗎？

辟疆 軍情緊急，實在不敢多事勾留。

如是 這裏的事情怎樣處置呢？

辟疆 （思索徬徨）這個……我想等送家大人回里之後，再去淮陽一趟，不久我就過江

來料理一切的。

小宛 公子此番前去監理軍務，豈不一別又是兩三年不見？

辟疆 不會的。我決不忘記我所說的話。

如是 冒公子，你何不帶小宛一同啓程，沿途也並不妨事。

小宛 我的行裝都已摒擋，誓不復返的了！

辟疆 這時大局動盪不定，你跟着我飄泊，我於心何忍？我們來日方長，只要你對我誠心相

愛，我決不負於你。如果祇圖目前的纏綿，反倒兩妨無益。

小宛 （躊躇不應）……

辟疆 而且，你南京落藉頗費手續。這裏瑣細的事也有未了的。待我回來，一切從長計議辦

理，豈不萬事妥善？你答應我吧！

小宛 唉，叫我怎麼說呢！

如是 冒公子既是有心，如是決計助力成全。這裏的一切和南京落藉的手續，一應由我承當規畫好了。

辟疆 但是——

小宛 (指水而誓) 妾意已定，此身有如流水東下，斷不復返半塘的了！

如是 冒公子一向是崇尚風義的君子，難道竟這樣辜負一個女子麼？

辟疆 (有難色) 這……這……

如是 這儿上有骰子一副，倘如小宛妹子與冒公子果終如願，定當一擲得巧。要是擲得巧數，冒公子您也不能推辭了。妹妹，你過來擲吧！

(小宛肅手默禱，一擲得全六。)

如是 (大喜) 全六！冒公子您還有什麼說的？

(冒辟疆無言默許)

(天色漸曙，雞鳴。)

小宛 太陽出來了！明天果然到了！

如是 天快亮了，你們快走罷！

小宛 紫霞，快把我的東西拿來。我們一起走啦！

船夫聲 開船啦！

辟疆 走！（拉着小宛同下）

小宛 姊姊，我們再會吧！

如是 再會！祝你們百年合好，一路順風！

——幕下——

第三幕

一年半之後，北都已陷，清兵南下，是弘光帝（福王）在南京登極的第二年的仲夏五月。

江北的軍事非常危急，左兵也到了板子磯，南京正是人心皇皇的時候。

這是錢牧齋家花園的一角。舞台左部露出水榭的一角；外廊上陳設石鼓凳，几案，鏡台；簷下鉄馬丁當，珠簾半捲。沿天幕邊緣是一帶蜿蜒的土堤。沿堤栽着幾株垂楊柳；一排短籬，綴以花草，護着堤岸。堤下是秦淮河，河上泊着一隻畫舫，畫舫的頂篷露出一部份。臺右端一道矮牆，在月洞門口有一棵大槐樹。樹下散置太湖石，和供休憩的石凳，石桌之屬。一道曲徑自水榭前，經舞台中心，直達月洞門口，通到外面。

這一天，晝晦陰霾，方經大風狂雨之後。

幕啓時，柳如是坐在廊上對鏡梳妝。槐樹上棲息着的一隻烏鴉也在叫喚，聲音很刺耳，似乎和這陰晦的天色配合着。

錢牧齋拿了一個簋面，匆遽地從曲徑走來，一眼望見柳如是，就跑過去，站定在她身邊。

牧齋 如是，找了半天，原來你在這裏梳洗。

如是 噫，相公下朝了嗎？

牧齋 豈但剛下朝。我回來在書房裏待了好半天，把這幅蘭石扇面也畫完了。（把扇面遞到如是面前，獻慇懃的）你看，畫得如何？（如是微微的點頭，牧齋露自得色）我輕易不動筆的，但畫出來的東西真不算壞。這蘭花，還有這幾枝葉子，多麼有神韻！這石頭配着它，更襯出它的幽雅。

如是 （毫不經心地仍舊在對鏡梳妝）唔……唔……

牧齋 你看呀！

如是 看見啦！

牧齋 人家祇知道我錢牧齋的詩好。誰會曉得我的畫也這樣出色呢？

如是 （微有諷意）我曉得你的畫出色。這不行哩？

牧齋 唔，正巧這扇面就是畫給你的！（興奮地）喏，款上題着：「乙酉五月牧齋爲河東夫

人作。」怎麼樣？好不好？

如是 （漫應）好，好，好。（隨手將扇面放在几上）

牧齋 （失望地）你怎麼一點不開心？你要是不稀罕這扇面，我還不高興送你呢！

如是（冷冰冰地）拿去吧！

牧齋（諂媚地）何必呢？我一團高興，無緣無故被你臨頭澆一盆冷水。

如是 扇面畫得確是不錯。可惜我不敢拿出去用。

牧齋 這話怎講？

如是 你想，自從去年北京失陷，崇禎皇上殉國，這已經到了什麼時候？雖說當今弘光皇上

已在南都接位，但是局勢日非。你是身居禮部尚書的大臣，不去憂國憂民，反倒優閑自在的躲在書房裏畫畫蘭花。你錢尚書有這雅興畫扇面，我柳如是可沒這膽量拿這扇面出去挨人罵。

牧齋 想不到你沒讀過多少書的女子，倒比我迂腐！

如是 那有你聰明通達！要不然怎會做了五朝元老呢！我替你數數，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弘

牧齋（窘迫）算了！算了！（無趣地，從鏡中窺伺柳的顏色）如是，你真美。你的皮膚這樣

白，頭髮又這樣黑。

如是 美？我的皮膚雖白，可比不上你的頭髮這樣白。我的頭髮雖黑，可又比不上你的皮膚那樣黑。

牧齋 嘿，你莫非嫌我老了？

如是 我倒無所謂，不過不要人老了，心也死了！

牧齋 怎麼？你罵我心死了？

如是 我可不敢這末說。可是另外有一班人，對於國亡家破，似乎並不關心，像是心眼死了。

同時，對於未來的功名利祿，却躍躍欲試，又像是心眼活了。你說，這有點奇怪吧？

牧齋 （面有愜容）你這不是罵我？其實，你不懂得這許多。

如是 算我沒你懂罷。

牧齋 （無聊地，尋找話題）天色又暗下來，恐怕還有一陣大雨。

如是 這兩個月來，天氣總是陰沉沉的，不刮風，就下雨。真討厭！

牧齋 （譏機）哎，黃梅天是討人厭。你不進去麼？

如是 就是爲着天陰，裏面暗，看不見梳洗，才搬到外面來的。你催我做什麼？

牧齋 我怕你淋着雨呀！

如是 好。謝謝你。（收拾梳妝用具，準備回水榭內）

牧齋 慢！我倒忘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如是 （轉身）好消息？

牧齋 是的。(從懷中取出一封信)冒辟疆剛來一封信，說日內就來南京看我們。

如是 (喜)那末，小宛妹妹呢？

牧齋 她一起來。

如是 (搶過信)好極了。自從在蘇州半塘撮成他們的婚事以後，有一年多未見面了。

(閱信)他說，江北形勢不好，鎮兵橫蠻，四處擄掠，關部節制不了，四鄉居民奔竄逃難，因此過江南來……相公，揚州到這裏最快得多少天？

牧齋 這封信寄出已經四五天。我想早晚要到了。

如是 我們派人上江邊打聽，好嗎？

牧齋 (走下水榭)江北雖然不安，江南又何嘗安穩？馬士英、阮大鍼得勢之後，這一向大捕東林復社的黨羽。吳次尾失蹤，陳定生被押在鎮撫司衙門。侯朝宗逃到江北，冒辟疆素來脾氣耿介，難免要和他們發生衝突！

如是 你留他們住在我們家裏。怕外人會知道！

牧齋 外人並不一定就會知道。可是，你明白我這次得官，全靠馬士英、阮大鍼。我對他們不能不敷衍。萬一他們發現我家裏窩藏着復社的中堅，叫我如何對得起兩方面呢？

如是 好意思說得出口！我們不能爲了做官，就賣掉朋友。

牧齋（躊躇地）朋友的情分自然是要緊。不過，我還不是這個意思。

如是 你怕事，膽子小，是嗎？

牧齋（低首沈吟不語）……

如是（冷笑）放心吧！馬士英正忙着替皇上選淑女和籌備宮裏演戲的事。阮大鍼也爲江防兵事忙得不得閒。別擔心掉了你的烏紗帽吧！

牧齋 你不曉得。這兩天風聲很緊。江北方面，白沙河已經被清兵攻破。史可法退守揚州。向朝廷請派援兵，但是所有四鎮的勁旅，都被馬士英調到上江去防左良玉的軍隊，那還有一兵一卒能夠調到江北去救急呢？

如是（驚訝）清兵逼近揚州了？

牧齋 而且，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已打到了板子磯。南京左右受敵，眼看着這城內幾千貴陽兵如何防守得了！

如是 我想左良玉不過意在肅清君側的一班奸黨，原不敢與皇上爲難。倘若清兵一來，國家前途可虞。爲什麼他們連這點道理都不明白？

牧齋 何嘗是不明白！本來照理，上江緊急，就救上江；江北緊急，就救江北；才是正辦。可是，馬阮他們只怕左兵，對清兵倒並不在乎。

如是 你既明白個中情形，怎麼不向皇上啓奏？

牧齋 算了吧！誰敢在皇上面前插嘴，就說是左良玉的死黨。（摸着自已腦袋）我不能這

樣糊塗呀！

如是 咳，總算我糊塗，當初認錯了人！

牧齋 夫人，你真想不穿。我當初也何嘗不如此想。我想做清高的名士，正直的官吏，因此和

閹黨作對，吃了他們的虧，入刑部監獄，以後雖被放出來，却也閑居了不少年。要不是弘

光皇上登極，靠我識時務，去聯絡馬士英、阮大鍼他們，怎麼會有今天呢？

如是 虧你說得出口！想不到你這位頗負時望的正人君子，爲了個人的利害得失，也會看

風轉舵！

牧齋 不如此不行呀！講實話，天下有什麼更比自己的功名富貴好的事？你要清高，只有餓

死！你要正直，只有氣死！什麼古今聖賢的大道理，無非是書讀在口裏，理明在心裏，在寫

文章講話的時候，不妨高談闊論一下，要臨到辦正經事，就不能那樣呆板了！我是詩人，

又是名士，我覺得國家社稷一切都可以不在心上，唯一的就我自己！

如是 （氣憤已極）你——真是——小人！

牧齋 嘿。在這亂世，還分什麼君子小人，是非黑白！

如是 不同你說了！（欲下）

（錢家書僮自曲徑上）

書僮 老爺，阮大人到！

牧齋 請裏書房坐！

書僮 阮大人因為在裏面找不着老爺，已經來到花園。（下）

（阮大鍼自曲徑闖入，邊走邊說，很神氣。）

大鍼 喂，牧老，你竟有興在園裏賞花？

牧齋 （走到徑口迎接）沒什麼！請進！請進！

（如是看見大鍼，想走進水榭，但一眼給大鍼瞥見，連忙趕上前去。）

大鍼 哦，柳夫人也在此！請不必迴避。

如是 阮大人不怕我妨礙你們的正事嗎？

大鍼 沒的事！這時候哪還有什麼正事！（想起要送一件東西給柳，從綢帕中取出一頂珠

冠）我倒忘了。這才是我今天來的正事。你看，這頂珍珠的鳳冠如何？

如是 做什麼的？是給備選的皇妃戴的嗎？

大鍼 不。這是我送給柳夫人的一點小意思。

牧齋 那怎樣敢當？

如是 我不能受的。

大鍼 我和牧老是至交，將來還有重托的地方，這點意思算不了什麼。

牧齋 小妾不能白受圓公的禮物。價值多少，就由小弟照值購買也就行了。

大鍼 說起來不過一千兩銀子的事。在彼此的交情上，何必計較這個呢！

牧齋 （看柳面色）那就不敢違命哩。

如是 你不能收。我不管哩！（逕下）

（大鍼目送如是下，不住哈哈的笑着。）

牧齋 小妾至今還脫不了從前的脾氣。

大鍼 牧老真是豔福不淺，羨慕羨慕。

牧齋 （有點尷尬，一時想不出別的話）圓公，何以多日不見？

大鍼 （忽然警覺牧齋在和他說話）呃，忙得很。

牧齋 是江防緊急嗎？

大鍼 不實在爲了朝內朝外的大小官員送給馬相公的禮物太多。利根和尚一雙手忙不

過來，所以相公派我幫他分門別類，品評等級高下，以便這個……：……你知道了。

牧齋 (會意) 圓公真是辛苦得很。

大鉞 本份之事，應該應該。

牧齋 (關切地) 那末，江防情形究竟怎麼樣？

大鉞 (顛頊地) 黃得功打得很好。

牧齋 聽說江北非常危急，清兵已經包圍揚州。

大鉞 讓史可法一個人去抵擋罷！他還想請朝廷派援兵。如果大兵調到江北，上游實力空

虛，左兵乘機直下南京，我們豈不中了他的詭計！

牧齋 清兵如果攻下揚州，南京不也動搖？

大鉞 沒關係。我自有道理。不用怕！

牧齋 圓公的高見以爲——

大鉞 怕不怕清兵是另外一件事。你我既稱知己，我不妨和你明說。

牧齋 請教！

大鉞 我們在這裏做官，本來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左兵來了，固然不得了。清兵來了，也

不得了。同樣的一個不得了，還分什麼彼此呢？

牧齋 這話有道理。

大鉞 所以，我們不如趁機弄一點錢是真的。等到有了錢，就不怕下了台沒飯吃。那時，選個山明水秀的地方住下來，做寓公，逍遙下半輩子。這還不夠快樂？牧老，你我都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北京不失守，崇禎不上吊，福王怎會做起皇帝，而我們又怎會官復原位東山再起呢？

牧齋 (附和) 這末說，北京倒是丟得好，崇禎爺倒是死得好。

大鉞 一點不錯。現在左良玉打起「肅清君側」的旗幟，明明指的是我們。萬一他真的打進南京，你我不是都在被「肅清」之列？幸虧福王昏庸，我們尚能駕馭。如果換了什麼太子，那就礙手礙腳，諸多不便。這個混水撈魚的買賣是不行了。

牧齋 (點頭) 哈哈哈哈哈。

大鉞 所以現在怕的不是清兵，倒是上江的左兵。清兵來了，大不了換個皇上。可是左兵來了，你我的官兒就不保了。我們寧可君臣皆死於清兵手中，也不能死在左良玉之手。於其讓左兵來，不如讓清兵來。我而且要用清兵來殺左兵！

牧齋 (震懼) 這究竟未免不大好意思。

大鉞 這算什麼稀奇！這是天數！

牧齋 天數？

大鍼 利根和尚說，朝廷雖然危險，可是從天數上推看，我們馬相公的官運未盡，不論戰事前途勝敗，他老人家的相位是決不受牽動的。這意思你懂得嗎？

牧齋 (領悟) 唔唔唔。祇要官運亨通，別的也不必計較了。記得從前圓公說過：「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這不愧是至理名言。欽佩欽佩！

大鍼 (得意洋洋) 你聽見外面輿論如何？

牧齋 (怔住) 這何必去過問呢！

大鍼 有什麼閒話嗎？

牧齋 有是有的。不過——無聊！

大鍼 且說來聽聽。

牧齋 (吞吞吐吐) 南京城的民諺說：「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其實，這沒多大意思……

大鍼 不成話！不成話！

(如是悄悄自水榭出)

如是 本來不成話嘛！現在——土地愈小，官愈大；郡縣愈少，官愈多；財賦愈貧，官愈富！

大鍼 (看見如是，微窘) 哦，柳夫人又來了！

如是 不知道阮大人還在園裏，冒昧冒昧！

大鍼 好說！（忽悟及有事與牧齋商議）咳，牧老，我真糊塗，發了半天議論，竟把馬相公托

我的大事險些忘了。（說完，眼睛看着如是）

如是 如果我在這兒不方便的話，那末我就走哩。（欲下，眼睛也望着大鍼）

大鍼 不必。（對牧齋）我們還是裏面去坐吧。

牧齋 也好。

（牧齋拉大鍼自月洞門下）

（大鍼進去後，又出，將珠冠鄭重交給如是的手裏。）

大鍼 這珠冠請柳夫人收起來。要是掉落這末一顆珍珠，就值不少錢的。嘿嘿……

如是 （推辭）請你帶走，我不要！

大鍼 不好意思！（邊推托邊自下）

如是 （冷笑）這人真奇怪！

（如是獨自在河畔徘徊。書僮從月洞門入。如是正向水背立，沒看見他進來。）

書僮 （欲啓齒，又不敢聲張）太太！

如是 （轉身）做什麼？

書僮 老爺不在嗎？

如是 在裏面會客。

書僮 是。（欲下）

如是 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好哩。

書僮 是。外面來了一個客，說是從江北來，找老爺和太太的。

如是 是怎麼樣的客人？

書僮 一位堂客，像是從沒來過的。

如是 有名帖嗎？

書僮 沒有。她說，老爺太太一見着就知道的。

如是 是誰呢？那位堂客長得怎麼個模樣？

書僮 瘦瘦的瓜子臉。苗條的身材，個兒不高不矮。您見不見？

如是 （猶疑未決）你去請她進園子裏來罷。

書僮 是。（下）

（如是也跟到月洞門口瞭望）

（女人步履蹀躞的聲音自遠而近）

女聲 如是姊!

如是 (瞥見來人) 小宛妹妹!

(董小宛已經從曲徑上走出。如是迎前擁抱，拉她走到樹下。)

小宛 姊姊，你沒想到我來得這末快吧?

如是 我知道你會來的。不過想不到這末快。剛才錢大人把冒先生的信給我看。我們正預

備派人到江邊去打聽呢。

小宛 錢大人呢?

如是 在會客。你們冒先生沒一塊來嗎?

小宛 來啦。

如是 (四處張望) 人呢?

小宛 他找吳次尾去了，一會就來。

如是 吳次尾還在南京?

小宛 是的。很秘密。據說他爲避人耳目，輕易不露面。

如是 怪不得人家都以爲他失蹤了。你知道陳定生現在被押在鎮撫司衙門。侯朝宗也逃

到江北。

小宛 李香君也不在南京了嗎？

如是 咳，別提了。自皇上登極以後，天天在宮裏唱戲喝酒，又派了太監到各州府縣選美女，

鬧得天翻地覆。就是秦淮舊院裏出色的幾位小姊妹，不是逃的逃，嫁的嫁，就被強拉進宮裏。有一天，拿了幾十個姊妹和清客進宮串戲。李香君因為從前得罪了阮大鍼，直到如今還被留在宮裏。

小宛 一別幾年，南京就變成這樣！橫波姊姊還好嗎？

如是 好當然很「好」！她隨着龔芝麓住在北京；李自成攻破北京，龔芝麓便降了李自成；後來清兵打退李自成，他們又投降清兵。

小宛 想不到橫波這樣聰明能幹的人，也沒主意。

如是 就因為太聰明，所以才太顧眼前。

小宛 一個人捨不得舒服的日子，自然隨波逐浪，容易受誘惑了。

如是 橫波當初看中龔芝麓在北京做大官，才嫁他，說穿了就是虛榮心。

小宛 近來你有沒有接得她的訊息？

如是 還是去年甲申三月十九以後，龔芝麓來過一封信，說是他本想殉國的，但是爲了橫波，祇得屈節偷生。

小宛 還不如乾脆講爲了他自己。這種厚臉皮的男人，虧他還是讀書人！

如是 這些事就是讀書人最拿手？

小宛 那也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

如是 哦，對不起，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像你們冒先生的文章氣節，我很佩服。先前聽說你們要來，我是又喜歡又害怕。這幾天風聲不好，阮鬍子吃了敗仗，無名火沒處發洩，表面雖沒什麼，暗地四處紛紛拏人。你關照冒先生謹慎才是。

小宛 怪不得城門多處都下了閘，我們還是從儀鳳門進來的。

如是 你們一路上情形如何？

小宛 揚州一帶打得很厲害。我們士氣很好。不過高傑的兵却不戰而退，紛紛過江逃命，被鄭鴻逵堵殺了上萬人，其餘的竟投降了清兵。

如是 鎮江的水師提督鄭鴻逵嗎？

小宛 正是他。他非但按兵不動，而且在軍營中大張宴席，歌舞喧天。這簡直是亡國的氣象！叫人痛心不痛心？

如是 （歎息）好才你不在南京。這一年來眼見痛心的事多着呢！不去管它吧！（信步走到水榭階台）妹妹，你過來這邊，告訴我自從你們一同離開蘇州之後的事。

小宛 那次幸虧姊姊幫忙，我還未向你道謝呢！（請安）

如是 （作攙扶勢）不敢當。你還不知道錢大人爲了你親自到蘇州料理規劃，三天之日

還清一切債務。（嗽嘴）你們倒寫意的先走了！

小宛 妹子這次來，就是特地上門道謝呀！

如是 （調侃地）這張小嘴真會說！「新人進了房，媒人扔過牆。」我早知如此，當初才不

賣那份力氣！

小宛 （撒嬌）同你好好說，你不信！

如是 （玩笑地）瞧你做了新娘子，仍脫不了小孩脾氣。別嗽嘴啦！這樣不好看。冒先生看

見會不喜歡的。

小宛 （忍俊不止）

如是 一提冒先生，你怎麼就開心了？

小宛 （無法自解）誰叫你逗我！

如是 問正經話。冒先生待你好嗎？

小宛 （含羞點頭）

如是 總算我沒選錯人吧？

(冒辟疆在月洞門外一路嚷着：「小宛，」踉蹌走入園內。)

辟疆 小宛！(看見如是)吓，柳夫人！(施禮)

如是 冒先生，多時不見了。你怎麼來晚啦？

辟疆 我在次尾那裏談了許久。你們知道江北戰事失利，揚州前天已經破了！

小宛 (大驚)破了！

如是 這樣快嗎？

辟疆 而且史閣部陣亡，知府同知也都殉職了。

小宛

(大驚失色)呀！

如是

辟疆 據說府、道、州、縣都換了新官。揚州破城之後，清兵大事屠殺，光由各寺院焚化的屍首就有八十多萬，其餘投井、上吊和被擄、失蹤的還不算。

如是 這話靠得住嗎？

辟疆 當然靠得住。江北難民親口說的。

如是 我不信揚州會這樣守不住。

辟疆 你想，黃劉三鎮都聽馬阮指使，移調上江堵截左兵，丟下長江以北一帶，千里空營。史

閣部轄下不過三千人馬，那清兵却是舉國來犯，這如何抵擋得住！

如是 鄭鴻逵何以還連報大勝？據說鎮江的軍民曾經開會祝捷呢！

辟疆 鄭鴻逵他早跑了！

小宛 跑了！

辟疆 他聽說揚州失守，沒等敵人過江，就開船逃到福建去了。

小宛 咳，這些人真靠不住！

辟疆 本來這班新貴就沒一個靠得住的！

如是 （情急）錢大人恐怕還不知道這消息呢。

辟疆 他在朝裏，不會不知的。

如是 我去問問他。

（如是正擬出月洞門，牧齋與大鉞已駢肩緩步上。如是祇得讓開一旁，由錢阮走路。冒董忽然瞥見阮來，急閃避到水榭裏。錢阮只顧說話，並未注意及此。柳藏在樹後竊聽。）

大鉞 就這末辦。馬相公的意思，牧老總該明瞭的囉！昨天忻城伯趙之龍也同意這辦法。至

於弘光那個混小子，就由他蒙在鼓裏，喝花酒玩女人罷！哈哈！哈哈！

牧齋 時勢如此，到也祇好委曲求全了。

大鍼 這是機密大事，可別宣揚出去。

牧齋 圓公不必介意。知道了。

大鍼 (拍錢肩) 將來局面變更，你我都是這個了。(豎起大姆指)

牧齋 小弟一定追隨於後。

大鍼 (得意忘形) 哈哈哈哈哈!

(不提防的，如是從樹後穿出。錢阮大吃一驚，然又故作鎮定，若無其事的样子。)

牧齋 你怎麼會一個人待在河邊?

大鍼 我當是誰? 原來又碰見柳夫人!

如是 你們可曉得揚州已經失陷了嗎?

牧齋 (驚慌) 揚州你說是揚州——!

大鍼 (故意不動聲色) 這是意料中事。

如是 還是意料中事?

大鍼 (鄙夷地) 史可法如何能打呢!

如是 史閣部也陣亡了!

牧齋 (悲傷地) 史閣部——也竟然陣亡!

大鍼 (胸有成竹) 牧老何必大驚小怪!

牧齋 (恐懼地) 這樣說來南京的事——

大鍼 就照剛才的計議而行!

(冒董這時忍捺不住，氣沖沖地從水榭內出來，剛走到欄杆，錢牧齋已經望見，忙走過去招呼。阮大鍼看見冒辟疆忽然一怔，手足不知所措，想避開踟躕了一會，畢竟爲保持體面起見而留着不去，同時臉上也裝出坦然的樣子。)

牧齋 辟疆，你們賢夫婦幾時來的?

辟疆 (下階與錢拱揖) 老伯，小姪剛來一會。

小宛 (上前請安) 錢大人萬福!

牧齋 (作勢) 請起!

如是 因爲你們自願在裏面談心，我和冒先生跟小宛已經說了好一會話啦。

牧齋 失迎得很。

辟疆 不敢!

牧齋 (看見大鍼在旁窘狀) 我來介紹一下。(指阮) 這位想你聞名已久，就是當今兵

部尙書阮圓海大人。

辟疆 (裝作不識) 久仰久仰。

牧齋 (指冒) 他就是我從前和你提過的冒辟疆。

大鉞 (奸詐) 我們好像曾經見過的。是嗎?

牧齋 原來你們久已相識!

辟疆 (漫然) 唔,我倒忘了,似乎見過的。

大鉞 (虛偽的笑) 我倒忘不了。冒兄近來好嗎?

辟疆 (冷冷地) 託福託福。

牧齋 何妨一起請裏面書房坐?

大鉞 (陰險地) 我想有幾句話與冒兄奉談。(用眼掃睇小宛和如是)

牧齋 (機警地) 如是,你陪小宛到上房去休息。預備茶水。

如是 妹妹,你跟我來。

(如是攜小宛手自水榭下。小宛頻行連連目注辟疆、大鉞。)

大鉞 (自負) 想不到在南京又能會見冒兄。

辟疆 (似理不理)

大鉞（轉向牧齋）牧老，我說天下事真料想不到，石頭也有翻身日！

牧齋（莫知所以）唔唔。

辟疆（不耐煩）阮先生有事賜教，請說罷！

大鉞（換了一副刁滑的面孔）冒兄從前爲了魏大中和我之間有點誤會。如今魏大中竟然在北京投降流寇，也做起官來了。不知道這位正人君子的所謂氣節，所謂忠孝，現在到那裏去了？

辟疆 阮先生忽然在我面前提這話做什麼？

大鉞 你從前不是和一班人結黨，仇恨過我？

牧齋 此事早已過去，圓公何必舊事重提呢！

大鉞 我今天倒並非有意和冒兄爲難。既然偶爾相逢，不妨借此談談。

辟疆 如果有意爲難，我並不怕。

大鉞 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並不如你一般地恨你。我能做多大的官就有多大的氣量。老實說，我很愛你的才學，佩服你的人品。倘若冒兄能夠回心轉意，肯在我門下屈就的話，目前正是國家用人的時候，我願意特薦冒兄爲纂修詞林。不知冒兄的意下如何？

辟疆（笑）禍福由天。我們復社的同志是從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我既然身在

南京，決不逃走。你想怎樣對付我，就請便吧！至於「屈就」二字，謹以奉還！（作勢）

牧齋 辟疆，你放和易點！

大鉞 何必這樣動火，我又不是和你吵架？

辟疆 我並沒要和你爭吵，是你先來和我找岔。你提魏大中降賊。這並不能壓倒我。他降賊，這是他個人的屈節，與復社大眾無關。他一個人的行爲，並不能代表我們全體。再說，東林復社中間，也並不一定人人都好，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他的敗類也還有。

牧齋 （慚慙，俯首）

辟疆 所謂清流的幌子，不是遮醜的老虎皮。我們不但觀察一個人的過去，還要注意他的將來。我們不但聽他說的話，還要看他做的事。一個人犧牲了過去的光榮，是可惜的。

大鉞 （冷笑）嘿，什麼清流，什麼氣節，無非是徒負虛聲，好名出風頭而已！

辟疆 這話怎講？

大鉞 先皇在世的時候，你們所謂清流的都位列顯要，我被你們排擠出去，可是你們雖然聲勢不少，却也無濟國事。當流寇進了北京，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無幾。就說死節的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許直這些大臣中間，也並無一個是你們東林復社的好漢。

辟疆 你忘了死難的不但有赫赫的大臣，更多的是沒沒無名的老百姓。我並不因為是否東林復社而存着門戶之見的私心。要知道，東林復社固然有硬漢，也有敗類；非東林復社雖有敗類，却更有硬漢。祇要有轟轟烈烈，能與日月爭光的子孫，不都是國家的光榮嗎？

大鉞（羞愧）我阮大鉞不是存心作歹，不過你們所謂清流一定要絕我，棄我如遺。叫我有什麼辦法？

辟疆 在這國難嚴重的當兒，我們自然應該化除成見，捐棄舊嫌。專心愛國，尚恐來不及，那敢相視如同寇仇？你們登位以來，就該廣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一面多行德政，與民更始。可是我們耳聞目見的事實，却是天天在翻逆案，時時圖報仇，不斷的排斥忠良，魚肉百姓，起用贓官，大行賄賂，縱情聲色，驕奢淫佚。這難道也怪別人絕棄你們嗎？

大鉞（俯首無言）……

辟疆 你們自省，有那一樁事對得起國家，對得住百姓？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一天到晚，自己人和自己人鬧。清兵的侵略，反而置若罔聞。這個國家如何好得了！

牧齋 辟疆，你不能這樣說話！

辟疆 國家危急到這步田地，老伯還想禁止我開口。咳，等到敵人過了江，要開口也來不及哩！

大鍼 (自圖轉圜) 我……們的意思也並非如此。

辟疆 (冷笑) 方才你們聽說揚州失陷，反而幸災樂禍。總有一天，敵人叫你們要笑笑不出，要哭哭不出。那時悔恨就太遲啦！

(大鍼和牧齋被說得再也無辭以對，互作苦笑。)

(小宛和如是神色慌張地引了李香君另從水榭內奔出。)

小宛 香君，請這邊來。

如是 大家全在這裏呢！

(大鍼忽然看見香君，頗為駭異，兼現窘態。)

牧齋 香君，你出來啦！

大鍼 你怎麼會出來的？

小宛 你們大約還在做夢吧？

牧齋 怎麼？

如是 情形已經糟透了！

辟疆 說什麼？

小宛 香君剛從宮裏逃出，你們問她。

牧齋 （拉着香君）到底出了什麼事？

香君 （喘氣未定）我一口氣跑了許多路。讓我定定心吧！

小宛 來不及了，你把剛才告訴我們的話，說給他們聽呀！

如是 你讓她定下神說。

大鍼 宮裏出了什麼事，你快說！

（小宛拉香君到石凳上坐下）

香君 昨天下午我們還在宮內演戲，皇上和幾個太監坐在地上還好好的一邊飲酒一邊看戲，正高興的時候……

大鍼 （搶話）皇上難道已經——

香君 （會意）不是這意思。到了二鼓時分，來了一個司禮太監，向皇上鬼鬼祟祟地說了幾句話，皇上立刻變了臉色，神情慌張的離了座位，後來——

大鍼 （慌極）後來怎樣？

香君 後來就不見皇上的影子了！

大鉞 不見了？

香君 逃走了！

大鉞 逃走！

牧齋 不會的！

香君 怎麼不會？宮裏宮外遍找不到御駕的踪影，就連太監也少了不少。我走到西華門，據

守衛的告訴，才知道皇上已經帶了太后妃子和四五十個太監跨馬打聚寶門出城逃走了！

辟疆 （大驚）皇上打聚寶門出城逃走了！

牧齋 這如何是好？

大鉞 這……這怎麼連我也不知道呢？

香君 直到此刻，文武百官恐怕還沒一個知道的呢！

大鉞 咳，怎麼也不先說一聲就走了！

辟疆 御駕出城到那裏去了呢？

香君 有說去杭州，有說去雲貴，又有說去太平投黃得功。種種傳說不一。不知究竟到了那裏。

大鉞 馬大人呢？

香君 沒聽說。

大鉞 糟透了！糟透了！

牧齋 圓公，這……怎樣好？

大鉞 (哭喪着臉) 這……叫我怎樣好呢？

(礮聲響，繼以人聲鼎沸，騷亂雜沓。)

(天更陰晦，恐怖氣氛籠罩一切。)

辟疆 噫！

(衆人回顧，奔至河畔瞭望，火光遙起，礮聲漸密。)

小宛 東華門起火了！

(書僮倉皇奔入報訊)

書僮 老爺，清兵已經攻城了！

牧齋 攻城了！

大鉞 來得這樣快？

書僮 是的。據說清兵從七里港過江，一路由丹陽、句容過來，現在已經開到通濟門外了！

大鍼 當真？

書僮 你聽呀！（下）

（礮聲益密，火光燭天。）

大鍼 這……這……（想到時勢的險惡，非走不可，拔步奔向月門，偶回顧石桌上的珠冠還在，反身挾了便走。）

牧齋 圓公，那裏去？

大鍼 我有事。

牧齋 （追上去）你不能不顧我呀！

大鍼 事到如今，各奔前程去罷！

牧齋 那末，先前商量的事呢？

大鍼 再遲一步來不及啦！我走了！（不顧而去）

（牧齋惆悵地望着大鍼遠颺而去）

小宛 （問辟疆）你走不走？

辟疆 走什麼？難道這是一走了事的？

小宛 那末——

辟疆 清兵已經直薄南京城下，我們如果不趁這時衝出城門，馬上就要變爲釜中游魚。
小宛 我們不能等死，還是衝出去的好。

辟疆 現在從朝陽門衝出孝陵衛，也許還來得及。我們由小路穿過句容、丹陽，再經孟河口渡江，回到如皋。在那裏，聯合李侍郎和許總兵，號召四鄉沿海一帶鹽灶兵丁共同起義，江北一角還能保全。（面現憂色）祇是一路上危險萬分，小宛恐怕吃不來苦，於其將來半途難捨，莫若你暫時在錢老伯這裏避些日子，日後我再設法接你出來。小宛，你以爲……？

小宛 公子說得對。如今應當以國事爲重，兒女私情爲輕。何況一家都倚公子爲命，公子對堂上膝下的擔負，百倍重於我，爲了我一個人要牽制公子的行動，非但無益，反而有害。不過，這地方我是不願待的。公子你聽憑我去到那裏；雖說人海茫茫，有緣不怕後會無期。我祇要是活着，一定守着公子回來；否則如有不測，那末狂瀾萬頃的大海，就是我的葬身之地。我和公子雖不能百年好合，此後天上人間但求長憶便了！（悽絕語不成聲）

李香 冒公子，您不能——

辟疆 死，我們也一塊壯烈的死！（敲聲更密）事不宜遲，香君，你也和我們同上江北，探聽候公子的下落去。

李香 (堅決的) 我一定去!

小宛 錢大人, 如是姊姊, 你們呢?

牧齋 (茫然) 我們?

辟疆 走罷! 再會了!

(在猛烈的礮火聲中, 辟疆與小宛、香君匆匆奔下。)

(礮聲更近更響, 街上人聲喧嚷。)

(牧齋在樹下徘徊, 如是緊躡其後, 躑躅徬徨。)

如是 相公, 你的主意打定嗎?

牧齋 (啞嚥) 唔……唔…… (望着天空歎氣) 咳!

如是 (突然拉着牧齋走向河畔) 相公, 我有一句話。

牧齋 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是 相公, 清兵已經兵臨城下, 眼看南京就要破城了。我們愧不能執干戈衛社稷, 但是取

義全節, 與城俱亡, 却是我們現在的責任。

牧齋 (面有難色) 這何必呢?

如是 你怕, 是不是?

牧齋 (更窘，畏縮後退)

如是 古語說：「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如泰山。」何取何求，你自己去選擇吧！你錢牧齋怕

死偷生，我柳如是倒不惜一死報國。(奮身欲投河)

牧齋 (急攔止) 你……

如是 (愠怒) 不要攔我。這秦淮河就是我死的地方。你想圖功名富貴，請自便罷？

(如是躍水，牧齋從後抱住。如是掙扎，吵鬧，奮力擺脫牧齋牽扯，飛步縱身投河，牧齋搶救已不及。)

牧齋 如是！如是！如是！

(礮聲，火光，人聲，風聲交織成一片。)

(牧齋悵惘地站在河頭，凝視飛逝的流水。)

(聲息靜默，庭園中但餘淒涼的鷓鴣對啼。)

——幕下——

第四幕

南都陷落之後，一時的名公鉅卿，或降或逃。弘光被俘北狩。馬阮同奔浙江，先投方國安，後卒屈服迎降，而結果仍不免被戮身死。冒辟疆在籍會興義軍守城抗清，不幸失敗亡命，奔到海鹽，舘張氏家，經年始返里門，從此隱居水繪園，忠貞自勵，不仕異族。

轉瞬已經七年了。（清順治八年辛卯即魯王監國六年，永曆五年，）但是幾年來，明朝的皇裔子遺忠臣義士，依然在各地抗敵不屈。張蒼水輔弼魯王監國；瞿式耜佐永曆于肇慶；鄭成功自隆武敗後，受明封延平王，在南澳起義。這時，張蒼水和瞿式耜都先後在舟山、桂林殉節了，永曆移蹕南寧，明勢一蹶不振，而清室却在中原建立起強大的統治基礎。

南明一輩有氣節的文人，顧亭林周遊四方暗圖復國，黃梨洲隱居教授數徵不就，王夫之隱石船山，閉門著述，四公子中陳定生、侯朝宗均歿，方密之出家爲僧。辟疆的意興益覺闌珊寡合，便在這國亡家破的隱痛之下，和他的衷心伴侶董小宛，在冷落的家園中度着寂寞的歲月。

這是如皋冒辟疆家，一間精雅的書齋，如今略現殘破，正面六角形窗洞的上面高懸着

「影梅盦」三字篆體橫額，一副「月綠愛客常行緩」一風爲吹花不忍狂」的楹聯，分掛在左右。右邊一扇門是進出內室的孔道。窗左一門直達外面園庭。自此門起向左直到舞台的邊緣是一排朱紅欄杆，淺翠色的竹簾垂到地面，欄外種植了無數梅樹，燦爛的花萼在春風裏微笑，陽光把橫斜的梅枝疏影投射在垂簾上。從梅叢裏也許可以望見遠處的楊柳堤岸和城堞。

書齋內的陳設：倚窗，在窗與門之間，有一張橫放的長畫几。近欄杆處，在適當的地點，分置着一些茶几，石鼓凳之類。畫几後面是一座書櫥和古玩架。

幕啓時，鳥雀嚶鳴，春光明媚。靜寂片刻後，聽見窗外的步履聲和紫霞說話。

紫霞 你們在這兒待一會。

（紫霞領着王解子和許義士妻從窗口經過，慢慢走進室來。）

王解子，一個和善仁厚的老頭子，爲了生活的逼迫纔來幹這份爲虎狼作爪牙的縣衙解差。他還懂得「良心」又相信着「善有善報」在可能範圍內，很情願行個方便，造積陰騭。

許義士（德溥）妻是一個幽嫻靜淑的中年婦人，丈夫的死難，使她感覺人生前途的黯淡。在封建社會中常有這樣一種矢志守節孤苦無援的弱小靈魂。

紫霞 我去看看夫人在不在裏面呀。（入內室）

（王解子獵奇似地眼睛，獨自四週張望。）

王解子 好一片梅花呀！（抬頭見匾額，若有所悟）哦。「影梅盦」——真清靜。（瞥見書

櫥邊跌落一本書，拾書時，書裏忽然飄出一片紅紙箋，他大聲的念着）——「永曆五

年元旦書紅國運昌隆」——啊！（揭起內室的幃幕，呼喊着）紫霞！紫霞！你回來！

（紫霞不奈煩地走了回來。王解子一手扯住她的袖子，將紅帖指給她看。）

紫霞 拉拉扯扯的幹嗎？

王解 你們好大膽！這是什麼朝代啦？現在是大清順治八年了，你們老爺還在這裏瞎寫什

麼永曆不永曆。今天幸虧聽着我王解子，要是遇上別箇，這就是金銀元寶，升官發財的

機會，而且你們老爺的腦袋還得搬家。

紫霞 （恐懼，求情，陪笑）王大爺，您——您——

王解 （笑）放心。我說過，我不是那種人。要不是爲了窮得沒辦法，誰願意厚着臉吃這碗

牢什子衙門飯。話雖這末說，可也是上頭的命令，只求能交得差，瞞上不瞞下，我也樂得

行個方便。大家都是自己人，我總不能一味昧着良心做歹。

紫霞 是的，王大爺，俗話說：「善有善報，」行了好事，老天知道，總有報應的。

王解 你這小妮子真機伶。你們冒老爺是一條有血性的好漢，我知道；不過如今世界變了，朝代換了新的主子……唉，還說些什麼呢！

紫霞 好，王大爺，您請坐一會，我進去就來。

王解 慢着，這張烏紙留着幹嗎？還不拿去燒掉！

紫霞 是。是。（拿着紅帖進去）

王解 （回過頭望着許妻）你也真命苦。許德溥給砍了頭，你還得發配充軍。你一個孤身女流，這幾千里的路，也不知要教你挨多少苦，受多大罪。

許妻 （啜泣不語）……

王解 別傷心了吧。儘哭也沒用。誰教你丈夫那末不通氣，既不肯剃頭，又在臂膀上刺着什麼：「一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人家往官府一告，你丈夫這下果然做了什麼「明鬼啦！」那般識時務的讀書人，早已隨機應變，戴上了頂子，可憐你丈夫真不曉得把書本讀到哪去！

許妻 （哀求）多請大爺施個好事吧！

王解 呃，別的也許辦得了，這個可真沒法想，甭說我當差人的辦不了，就是如皋縣縣大老爺也做不得主。這是皇上的聖旨呀！閒話少說，我們在外邊也不宜耽擱太久，一會你見

了夫人，趕快就同我回去。這是我私下裏通融，不能讓外人知道的。
許妻 謝謝大爺行的方便，我稍時說完幾句就跟您回去。

（紫霞出）

紫霞 夫人不在裏面，同老爺一起在小三吾亭。

王解 那末，你跟她去找夫人，我在此地候着，可別耽擱太久哩！

許妻 我知道。（隨紫霞穿梅林向左去）

（王解子待在室內走來走去，走近楹聯強作解人似地指手畫腳念着聯句。）

王解 一月圓（綠）愛客常行——？（自覺好笑）嘻，管他呢！我這條老笨牛，還是不必冒充風雅吧！（自願揀了靠窗的凳子坐下）這地方真不錯，我要是也能有這末一個花園，忘八蛋纔去吃韃子的飯！（甩掉紅纓帽）媽的，人的肚子要老不喊餓多好？不用厚着臉皮去當奴才了！

（王解子妻悄悄地從窗外走進來）

王妻 老頭子，你又在發什麼傻氣？

王解 噫，你怎麼來的？

王妻 我是放心不下你呀！瞧你昨天晚上回家以後，便獨自埋着頭喝悶酒，醉醺醺的蒙起

被子倒頭就躺下，通夜也沒合上眼，一句話不講，祇是唉聲嘆氣。你到底發的那門子神經呀！

王解 （不答，遠遠地走開）……

王妻 （大聲）喂，老頭子，你中了什麼邪，發的什麼老癩呀？

王解 這不是你們婦道人家明白的事。

王妻 不要看輕我是婦道人家不懂事，你有什麼心事，且說將出來，我能替你出主意。

王解 你能替我出主意？

王妻 （點頭）唔。

王解 （躊躇了一下）你看見跟我來的那個女人嗎？

王妻 那個愁眉苦臉的娘們？

王解 她就是許德溥的老婆。

王妻 是她！

王解 你想，許德溥是一個明朝的忠臣，落得這般下場，教人眼看着怎不難受？這回他老婆被判發配充軍，偏偏挨着我的差，教我那里忍心幹得下？

王妻 這是朝廷的王法，你能怎辦？

王解 (急) 所以我說過對你講是白饒!

王妻 急什麼,你心想怎麼辦呢?

王解 我想一個弱女流,從來沒出過遠門的,這回發配到幾千里路外,不是半道累死也得病死。聽說她肚裏還懷着一個遺腹子,這一來姓許的忠臣不是絕了子孫。

王妻 你敬重姓許的,你要替他留個後代,這是英雄好漢做的事。我想這也不難,只須有法解脫他的老婆就行了。

王解 說得容易,教我開脫犯人,放她逃走?

王妻 倒不須如此。你只要找到一個人替代,不就成了?

王解 笑話!那裏去找到人替代?我又不曾多娶個小老婆,你進我家門也沒養過半個兒女。

王妻 放心,眼前就有的。

王解 誰?

王妻 當家的,我願意成全你的義氣,我情願代替這份差事,跟你一塊走。我們幾十年的老夫妻,活也活夠了,就是死也死得啦。人家能挺起胸脯去砍頭,我們就連這點活罪也挨

不了,還算是人嗎?

王解 這話當真,還是玩笑?

王妻 當然真的，誰和你玩笑！

王解 (感動) 想不到你也會這樣明白好，讓我去告訴冒夫人和許義士的女人。

(正說話間，小宛和許妻恰已攜手自梅林徐徐而來。紫霞跟在她們後面。)

董小宛經過幾年來亂離的顛沛，顯然是頹頹許多，可是淡粧素服却也掩不了她美麗的姿容。生活在勞頓憂患之中，使她那纖細的身體更形羸弱，於是可怕的癆瘵便來向她侵襲，但是爲了她倔強的個性，也許更重要的是爲愛護丈夫，不願使他爲她這不治的病分憂，她始終掩飾着，不肯在人前過份透露自己的病弱。這是她精神與肉體上最痛苦的事，雖然，冒辟疆對她的摯愛，却是她這一時期——在人世最後的彌留期間——唯一的安慰。

小宛 (對許妻) 你不要太難過，事到如今，只有望開一步想。王解子人很厚道，這一路上總不會虐待你的；再說，他也認識我們的，給幾兩銀子與他，讓他好好照顧你。至於這裏許先生的後事，我們自會替你料理。

許妻 (抽咽) 多謝夫人。

小宛 (對紫霞) 你進去把我的藥煎好，別給上房知道呀。

紫霞 是。(下)

王解 (上前上跪) 夫人!

王妻 (請安) 替夫人請安!

小宛 (對王妻) 請起來, 你是——?

王解 這是小的家女人。

小宛 哦, 你們來得正好, 我有一件事拜託二位。

王解 夫人的意思我們已經明白, 剛纔小的家女人對我說, 她情願代許義士的家眷發配遼陽。

小宛 (驚訝) 真有此事?

王解 真的, 你告訴夫人吧。(慇懃其妻)

王妻 我當家的說的是真話, 這是我甘心情願做的事。

小宛 你要知道充軍這不是兒戲?

王解 小的女人知道充軍不是玩的事, 但覺這末做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對得起前些年守城死的那班如皋百姓, 對得起我們的祖宗。

許妻 (被感動得呆了) 王大爺, 王嫂子, 你們不必這樣, 受苦受難都是我應配得的。我並不是怕, 我祇有滿腔的恨。

王解 小的這幾年好像黑夜幹着小偷的勾當，今天也該讓我們在天老爺面前直起腰做人吧。

王妻 (情感衝動的伏在小宛面前) 請夫人成全小的志氣。

小宛 (連忙攙扶王妻) 我成全你好了。許嫂子，你的許先生並沒有白死。我比起你，我當然不如你；我比起王解子，我更覺慚愧不及她。你們都是我最尊敬的女人，也就是中國女人當中最值得人敬重的。

許妻 (深切地感動，哭泣流涕，撲倒王解子夫妻面前，長跪於地) 謝謝二位恩人！

王解
王妻 } 不敢！

小宛 時辰不早，你們快回去收拾收拾。王嫂子就請改扮起來。

王妻 遵夫人的吩咐。

許妻 謝夫人！

王解 就這樣辦，我們待會再來辭行。(對妻和許義士妻) 走罷！

(王解夫婦與許義士妻同下)

(冒辟疆一路喚着：「小宛，」奔了進來。國變後的傷時憂世，使得他少年時的豪放熱

情已經變成陰鬱深沈，兩鬢添了幾絲華髮，領下也長了一撮髭鬚，但仍不失其清癯飄逸的神韻。）

辟疆 小宛，你別太累了，園子裏風大，你的身子受不住。瞧這裏兩面通風，

小宛 不要緊，我整天待在臥房裏悶得慌，出來走動走動正可以散散心。你不知道我今兒特別興奮。喏，春天來了，滿園的梅花開得多盛！我真高興極了！

辟疆 我早曉得你今天會高興的。

小宛 爲什麼？

辟疆 賞梅呀！梅花不是你最心愛的嗎？

小宛 你怎麼知道的？

辟疆 那一年，在蘇州半塘，你病着的時候，我突然來找你。你記得嗎？你的屋裏供着一瓶清麗的臘梅，清逸雅淡，正像是你的人。從那時起，我就更知道你的性情了。

小宛 （笑）你倒好記性。可是我今天的高興，却不全爲着這個。

辟疆 （不了解）唔？

小宛 （興奮的）有人他們願意——（突然截止話頭）不，我現在不告訴你，一會你就知道的。

辟疆 (逗着她) 不, 我要你說。

小宛 (搖頭)

辟疆 哈, 是不是又做了幾首詠梅詩?

小宛 猜錯了。

辟疆 (作沈思狀) 那末——

小宛 (嚶嚶要說出的樣子)

辟疆 慢着, 讓我再想想。唔, 你——

(紫霞進來)

紫霞 夫人。(看見辟疆, 欲言又止, 暗地對小宛擺手勢, 作喝藥狀)

小宛 我去去就來。(不等辟疆的回答, 就下去了)

紫霞 (對辟疆) 有位馬師爺替老爺送封信來。

辟疆 信呢?

紫霞 他說當面遞, 人在外邊。

辟疆 (略一躊躇) 請他進來。

紫霞 是。(向外) 馬師爺, 請!

(馬師爺狗頭狗腦的，擺着八字步，幌了進來，迎面朝辟疆深深一揖。)

(紫霞下，端茶敬客，又退。)

師爺 冒先生，久遠了！

辟疆 (不屑的樣子) 叭，叭，好久不見，請坐。

師爺 不客氣(還是站着)

辟疆 坐着好講話呀！

師爺 (諳笑) 冒先生請坐。(等辟疆坐定，才半個屁股搭在椅邊上)

辟疆 衙門裏面公忙喇？

師爺 (欠身) 還不是照舊混混。

辟疆 台駕光臨舍間，敢是貴上縣主公有什麼指教？

師爺 唔，不敢，縣主公今天本想親自過來拜訪冒先生，因為……因為聽說冒先生不大願

意見客，所以——

辟疆 那裏，那裏，鄙人不過一介草野寒士，豈敢勞動縣老爺大駕！祇為生性疏懶，很少到外

邊去應酬。這幾年息影家園，益發不想驚吵人家罷了。

師爺 冒先生真是太清高了。(諳笑) 嘿，嘿……

辟疆 (莫明其妙的陪笑着) 嘿，嘿……

師爺 (吞吐其詞) 小弟……小弟今天要替冒先生報一個喜訊。(向懷中摸什麼東西)

辟疆 喜訊?

師爺 (果然摸出一封信，像捧寶貝似的捧着) 昨天京裏有人下來，相國陳大人托帶一封，請冒先生過目。(鄭重地將信遞給辟疆)

辟疆 (閱信)

師爺 這豈不是天大的喜訊！陳相國還教縣主公就近速駕呢。

辟疆 (看完信，沉着臉，嚴肅地站起)

師爺 (莫明其妙，隨着起身)

辟疆 請你原封帶回！教我上北京去！(冷笑) 哼，鄙人才疏學淺，實在不配。

師爺 (碰了一鼻灰，有點僵) 冒先生是當今名滿天下的大名士，怎說起這樣客氣話來。

辟疆 我要是什麼待價而沽的名士，早隨一班伯夷叔齊下山去了。

師爺 (羞愧) 何必呢？……何必呢？……好，那末，今天算是小弟前來預爲先容，改日再由

縣主公登門——

辟疆 擋駕！

師爺 (一楞,自覺無趣,却又找不出相當話題)唔……(沈默了片刻,轉為恐嚇的口吻)

冒先生如果這樣執意拒人於千里,小弟沒臉回去報命事小,恐怕對冒先生也有所未便吧?

辟疆 (轉身)什麼未便?

師爺 (不提防一句話反被問住)這個——

(小宛恰巧從內室踱出,師爺發現這是絕好自行轉圜的機會。)

師爺 敢問這位就是小宛夫人罷?

辟疆 (不理)

師爺 (這一下更覺無地自容,手足無所措,不知怎好,祇得無聊的自笑着)嘻……嘻……

辟疆 (不耐煩地舉起茶盃向師爺,意在逐客)請喝茶!

師爺 (直覺地舉起盃,但即刻覺得這是逐客的代表)那末,告辭了。

辟疆 不送,不送。

師爺 (走到門口,轉身,奸笑着)哼!(下)

小宛 這是誰?你怎麼這樣待慢人家?

辟疆 狗!走狗的走狗!對人還說得上禮貌,人知道廉恥。對狗何必客氣呢?

小宛 不過剛才你也未免使他難堪一點，得罪了小人，他會狗急跳牆的。

辟疆 小宛，你不後悔嗎？

小宛 （詫異）後悔？後悔什麼？

辟疆 你嫁了我九年，我沒使你享過一天福，反而因為兵荒馬亂累你奔波流離。

小宛 奇怪！怎麼你忽然想起這個念頭？在國家受難的時候，我們顧什麼個人的榮辱禍福。

國家亡了，什麼都沒有了。這時候，我們情願做牛做馬，却死也不願做狗。

辟疆 小宛，你有很好的志氣。從前我以為國變之後，我們還可以做隱居孤山，梅妻鶴子的林和靖，所以我退隱水繪園，獨善其身，想從此潔身自好不再與聞世事；可是他們却不放過我，像毒蛇似的永遠糾纏着我。他們自己下了水，還想拖別人也落水。他們造了孽不夠，還希望別人也幫同造孽。（感慨系之）我看住在這裏也不會安穩的，冀想在敵人鐵蹄之下過太平日子是不會有的。我們祇有繼續的幹去。不要氣餒，我們在這裏並不是孤立的，還有大江南北無數奮鬥不屈的義軍和我們溝通聲氣，水繪園中也隱藏着不少待機而動的志士。定生和朝宗雖然先後去世，密之却已到桂林投奔永曆皇上去了。聽說廣西方面仍舊有很多兵力，民氣更是蓬勃，連滿清的兩廣提督李成棟都反了。鄭成功帶領着一枝勁旅在南澳起義勤王。我看天下大事尚有可為，只等大軍反

攻過來的時候，我們江南一帶潛伏的人馬再遙爲內應，是不難將韃子趕回關外去的。這幾年，一齣齣的把戲，我們都看得夠了。打從前說，馬士英阮大鍼在南京做着弘光朝的大官時，他們表面看來似乎也是忠臣義士；可是沒多久，狐狸尾巴畢竟顯出原形，終於逃不了投降這條路！可是投降的結果，還是不免一死！

小宛 漢奸國賊的下場，祇合如此的！

（天色漸暮，風起，梅樹搖曳。小宛正迎風而立，驀地受寒，嗆咳。）

辟疆 （搶前掖着小宛）你招涼了，進去罷。

小宛 （不住的咳嗽，可是還鎮定的微笑着搖頭）沒什麼。

辟疆 （握着小宛的手）怎麼？你的手這樣燙！你瞧，臉脹得通紅，又在發燒啦！我扶你回去。

（小宛咳得很厲害，辟疆正扶她走到門口，紫霞從園內一路奔入，興奮地話都說不清。）

紫霞 夫人！夫人！

辟疆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紫霞 夫人的好朋友，從北京來的一位官太太……

小宛 北京來的官太太？

辟疆 你說是誰？

紫霞 夫人一定知道的，我們好久不見了。

（顧橫波不等紫霞的傳報，已經走到簾外梅樹前面，偷笑着。）

橫波 （幕地叫了一聲）小宛妹妹！

小宛 （朝外）誰？

紫霞 （指着簾外）喏，來啦！

（橫波隱身閃入梅林間匿笑，辟疆追了出去尋覓，橫波眼快却又闖進室內，一路輕淨的笑着，辟疆跟踪進來。）

橫波 妹妹，想不到是我來了罷？

（小宛，辟疆都突然很窘，心裏雖很不痛快，却又不便拒人無理。）

（冷場了片刻）

橫波 （開始感覺僵）怎麼啦？

小宛 哦，紫霞，龔太太駕到，你怎麼不敬茶？規矩也不懂！

（紫霞莫明所以地退下）

橫波 多年不見，妹妹怎麼也和我客氣起來？

小宛 （冷諷）官太太駕到，我們豈敢怠慢？辟疆，是嗎？

辟疆 (唯唯否否)……

橫波 冒大人，真是的，多年沒見，您也改了樣子，連我幾乎都不認識了。

辟疆 (不屑理睬，掉首向外)

(紫霞捧了茗碗出來，分獻給各人。)

橫波 紫霞，瞧，你也長得這樣苗條。小妮子越長越俊了。

紫霞 (不敢出聲，眼望着小宛)

(小宛目示紫霞下場，紫霞退。)

橫波 你們這裏真精雅。(自己拿起茗碗)二位也請喝茶。(望望小宛辟疆，良久沒有反應)

小宛 (看見辟疆置人無理，自己倒不好意思，只得走過去敷衍橫波)您請！是什麼風老遠把龔太太吹來的？

橫波 (受寵若驚)我一來是回南專心探望幾位老朋友；二來我家老爺知道我同妹子感情最好，讓我辦點小差事，就是他跟冒大人也是多年知己……

辟疆 又關我什麼事？

橫波 冒大人，我們老爺這幾年因為兩下音訊不通，真想死您哩！您瞧這個——(掏信拿

給辟疆)

辟疆 又是一封信！(拆信閱讀)「辟疆足下：新政雲雷，萬方鳧藻。臥龍峻舉，豈能久伏隆中？肝膈深披，敢不仰體，但百老戀戀，鄙懷耿耿，願全志之一出，以答蒼生，孔亟真全飢渴，望老盟翁以世道爲心，弟與百老共効棉薄，惟力是視，斯固老盟翁所素鑒……」哈哈……今天這齣戲好熱鬧，剛才那個狗頭拿了陳名夏的信教我屈節，如今龔芝麓又派他的太太勸我出山。

小宛 我看！(從辟疆手中拿過信來)

橫波 冒大人可以屈就嗎？

辟疆 這個不勞你家老爺費心。承蒙看得起，過譽鄙人是高臥隆中的諸葛亮，實在不敢當。不過，聽說從前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效忠輔弼的却是漢室，至於幫助異族統治華夏的諸葛亮，史書恐怕還沒有過。我們雖窮，倒還清白。這個祇好辜負龔大人的美意了！

橫波 話是不錯。我們從前何嘗也不如此想法，不過後來總覺得這不免是高調。

辟疆 高調哈哈！

橫波 難道我的話不對嗎？你們放過眼前的榮華富貴不去享受，甘願白挨罪白吃苦。放着開國元勳不做，反替姓朱的白守節，圖博個忠貞的空名。但是有誰知道呢？就算死後人

家替你們造貞節牌坊，但你們活着的時候一點也沒享過福。這有什麼好處呢？

小宛 我們不要人知道，更不圖什麼好處。

辟疆 我們不像你那種淺薄的看法。是的，我們現在的做法，既不爲名，又不爲利，在你們眼光中這的確是天下最蠢的人。可是，我告訴你，我們要想一想過去死難的大明烈士是爲誰而捨生的？他們是單單爲着姓朱的皇帝嗎？不，他們是爲了國家，也就是爲了我們後代的子孫而死的。我們生在這個時候，正要爲億萬世子孫後代留一點典型史迹。

橫波 這又能有什麼成效呢？南京的弘光，浙江的魯王，福建的隆武，廣州的紹武，桂林的永曆，這些不都失敗了嗎？以史可法，張煌言，瞿式耜他們那末有才幹有兵權的人，都不免一一敗亡。這都是抵抗的結果。你們赤手空拳不當其位，又能有什麼辦法？

小宛 瞿式耜也失敗了？你胡說！

橫波 桂林去年冬天就失守，瞿式耜早死了，你還睡在鼓裏！

小宛 （頹喪）哦！

橫波 就是方密之也出家做了和尚。

辟疆 這不要緊，我們不怕失敗。我們雖然赤手空拳，沒有兵器，但我們却有祖宗父母賜予我們的清白的身體，和天地間浩然的正氣。憑着這磅礴的正氣，在困苦中我們也能夠

用孤臣孽子之心，復國雪恥，寧死不屈！

小宛 古人說：「三軍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立志已經堅定，知道應該走的路，請你不必再多說了。（氣急）

橫波 我要不是你們的知己朋友，今天絕不多費這口舌。從前你們不肯出來，或許爲了名義不好聽，顧忌當時的環境，我也能了解你們的苦衷。現在大局已經平定，大清一統，名正言順，還顧忌些什麼呢？妹子，別那末傻。時勢有變遷，朝代有興亡，我們總不能餓死，一輩子不出來做事呀！

小宛 哼，我也因爲顧念我們過去還有一段交情，所以對你作最後的忠告，勸你們不要得意忘形。時勢雖然有變遷，朝代雖然有興亡，但是「漢奸」的臭名却是千年萬載洗不清的。（喘咳）

辟疆 告訴你，我們非但活着的時候，不屈服，而且我們會父親告訴兒子，哥哥告訴兄弟，母親告訴女兒，丈夫告訴妻子，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永遠不忘這深仇大恨！這般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如不起來報復，我們何以存立天地間作一個人！

橫波 （羞慚）但是——我總覺得——你們這樣太不——值得。冒大人，你在明朝不過是一個副榜出身，有什麼功名國家對你有過什麼恩惠？

（王解子夫婦和許義士妻改扮完畢，紫霞領他們從花園曲徑出，站向門口。王解子妻穿戴囚衣鐐桎，許妻換着常服。）

王妻 大人，我們上路去了！

小宛 你看他們？她的丈夫許義士生前不過是一個布衣百姓，有過什麼功名？國家對他？過什麼恩惠？然而他却知道什麼是廉恥！王解子不過是一名差弁，然而他們夫婦却懂得什麼是大義！橫波姊姊，讓我最後一次這樣親熱的稱呼你，你有沒有覺到一點慚愧？

橫波 （羞愧的俯首無言）

小宛 （轉身取銀子給王夫婦）這裏有些銀子，送給你們路上零化，聊表我一點敬意。

王解 不，我們雖只剩幾根窮骨頭，却窮得硬氣。

辟疆 （豎起姆指）好漢，大明的百姓要是人人都像你們，我們還有重見天日的一天！紫霞，取酒來！

（紫霞取酒具出，辟疆爲王解子夫婦各斟一盃）來，這盃酒是大明朝忠臣烈士的血淚，喝了這一盃，權當是我替你們餞行。

（王解子夫婦和辟疆小宛合乾一盃酒，飲畢，紫霞捧酒具下。）

王解
王妻
（悽愴的）再見吧！

許妻
辟疆 } (對王) 恩人,好走!

小宛 祝你們珍重! (依依不捨地目送王解子夫婦和許妻同去)

(門外人聲沸騰,紫霞倉皇奔入。)

紫霞 不好了!

小宛 什麼事?

紫霞 方才來的那個馬師爺,帶領許多差人來拿人了!

小宛 (驚) 拿人!

(人聲嘈雜,夾着木器撞擊的聲音。)

聲音 冒辟疆在不在叫他出來!

小宛 (對辟疆) 避一避吧!你剛才得罪了馬二,他現在尋仇來哩。

辟疆 (鎮定) 怕什麼?我站在這裏等着,看他能對我怎樣?

小宛 你這樣要吃眼前虧的。犯不上和小人鬥氣。你走吧!

聲音 滾開!

(馬師爺帶領衙役甲、乙,驕橫地闖入。)

師爺 (指揮衙役拘辟疆) 就是這個人!

小宛 (挺身上前) 住手! 憑什麼你們敢拿人?

師爺 (扳起面孔) 我們奉令提拿叛逆。

辟疆 誰是叛逆?

師爺 你不奉大清的正朔, 窩藏匪類, 陰謀叛亂, 以爲我不知道嗎?

辟疆 你跟我同是中國人, 背叛國家不是我, 正是你自己!

師爺 沒多說的, 帶了走!

(衙役捕辟疆, 小宛、紫霞等均上前攔阻。)

辟疆 (挺胸而出) 你們不必攔。我跟你走好了。怕你敢怎生處置我!

師爺 (吆喝) 走!

(師爺衙役鎖辟疆, 揚長而去。小宛拖住辟疆衣袖跟着, 却被衙役猛推倒地。)

小宛 (踏地, 吐血, 暈厥) 噉——

紫霞 (扶起小宛) 血!

橫波 呀!

紫霞 夫人! 夫人!

橫波 (尷尬) 妹妹! 妹妹!

小宛 (漸甦醒, 微張目, 嗆咳不已)

橫波 妹妹, 你怎麼啦?

小宛 (憤恨) 你做的好事!

橫波 我做的好事?

小宛 你們串通了, 威逼利誘, 設好圈套, 出賣朋友。你好!

橫波 (急得哭) 我沒有! 我發誓沒有! 妹妹, 這不關我的事; 我不能喪盡天良, 下這樣的毒手。

小宛 我不願再見你, 你趕快離開我。

橫波 你要我怎麼說好!

小宛 你如果還有人性, 你的天良如果還未泯滅, 你也許還能得救。趁早回頭吧!

橫波 趁——早——回——頭! (滿懷羞愧, 不別而行)

紫霞 龔太太!

小宛 由她去吧, 她和我們不是走的一條路。(嗆咳)

紫霞 夫人, 您的身子累不起, 我攙您進去躺一會, 我去煎藥。

小宛 不。謝謝你，紫霞。我的病自己知道。（咳）到時候了……爲什麼會這樣快……我恐怕等不及他回來了……不過，我也很滿足了。你讓我的身體站好。（她想掙扎起立，但舉步不穩，搖搖欲墜）

紫霞 （扶她的手）夫人您的手冰涼！您的掌心在發冷汗！

小宛 不要慌，不要去驚動別人們。

（日近黃昏，涼風漸起，梅瓣飄零。）

小宛 我祇是一個渺小的人，靜悄悄地來，還是靜悄悄地走。

紫霞 （啜泣）

小宛 紫霞，你哭了？傻孩子，我替你擦乾眼淚……爲什麼我的心跳動得這樣厲害？爲什麼

天這樣暗？把簾子捲起，讓陽光照進來。我要多看一看這春光。（走近欄杆，紫霞捲簾）

你記得嗎？在秦淮河上，我們也有過這樣一個春天，但那是太遠了，太久了……像一縷輕烟，慢慢地在眼前消散了。（颼颼的風吹着）我好像看見千軍萬馬又在奔騰，前面的倒了，後面的又繼起了！（風聲平靜了）紫霞，你又哭了……你埋怨我，是不是？你幾年來陪我吃了許多辛苦。

紫霞 （搖首不語）

(門外人聲嘈雜，辟疆闖入。)

辟疆
小宛!

小宛 (驚喜) 辟疆，你回來了!

辟疆 那班狗才奈何我不得，祇好依舊放我回來。

小宛 辟疆，我終於能看見你最後一面了。讓我緊緊的抓住你的手吧。(大咳)

辟疆 (詫異) 你怎麼了?(伸臂攬小宛肩)

(小宛忽然一口淤血濺上辟疆的衣袖，隨即昏迷，辟疆、紫霞急上前扶掖她的身體。)

辟疆 (惶恐) 小宛，醒來!(對紫霞) 快水!

(紫霞奔入取水)

辟疆 (哭音) 小宛!

小宛 (甦醒，聲音微弱) 你不要為我傷心，我們笑吧!(強顏為笑)

辟疆 (強顏作笑，結果却不自持的哭了) 呵，我的小宛!

小宛 辟疆，你扶我到欄杆面前，讓我和這片燦爛的春光訣別吧!(辟疆扶掖她，勉強掙扎

到欄杆前)

(風吹得很緊，梅花一陣陣飄零了。)

小宛

（突然精神亢奮，夢囈似的向着欄外）看，千軍萬馬又在浩蕩的奔騰，前面的倒了，後面的又繼起了！——辟疆，你抱得我緊一點，緊一點……我不能再陪你了，你一個人好生的活下去！我去了，辟疆——（頭垂落）

（一陣狂風，散亂的落紅飛舞在空中。一代佳人董小宛便這般悄悄地逝於冒辟疆的懷抱中。）

辟疆

小宛！小宛！小宛！

（紫霞持水碗出，突然被這情景懾住，茫然將碗失手落地，嚶嚶啜泣。）

（哀樂悠悠聲起，黯淡的斜陽射在辟疆淚痕斑斑的臉上，他抱起小宛，緩緩地垂下頭，沉思痛悼。）

辟疆

（沉痛地仰首太息）春草方生，綺羅竟盡！小宛，大地回春了，你怎麼却悄悄的去！

——幕徐徐下——

尾聲

(當絨幕徐徐垂落，黑暗侵蝕了舞台的時候，一位朗誦者在幕前出現，他用那抑揚有致的聲調結束了這一幕史劇。)

朗誦者 諸位：現在戲已經閉幕。董小宛就這樣淒涼的去世了。冒辟疆後來也在貧困潦倒中離開了人間。在你們眼前出現的那些劇中人，現在都久已死亡，在草萊中的古墓裏躺着他們的朽骨。但，有些人却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有些却遭萬世的唾罵。今天我們所描寫的不過是歷史的洪流中一點泡沫，他們的生死榮辱，固然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是重要的，但是牠給後代的影響却比事實的本身意義更重大。這些志士們雖然壯志未酬，但是他們的凜然正氣，照耀千古；他們的熱血，灌溉了民族的生命；他們的感召，造出無數民族英雄，前仆後繼，終於成功。這樣纔延續了民族的生命，發揚民族的光榮，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及身成功，但是他們是在後世成功的。他們並未失敗，他們的光輝的事迹，喚起了在寇虜統治下三百年間不斷的抗爭，鼓動了太平天國的起義，更孕育了辛

亥革命的成功！諸位，請你們不必唏噓流涕，仰天太息，擦乾你們的眼淚，昂起頭，我們一同高呼：「爲國復讎，雖百世可也！」站起來吧，跟着我們偉大的先民的足跡，向着民族的康莊大道前進！我們中華民族將翺造這宇宙的永生，並帶來了光明！

（在雄壯的號鼓聲中結束了他的話）

——全劇終——

人物事略

冒辟疆

冒襄字辟疆。自號巢民。江蘇如皋人。明副貢生。少遊董其昌門。其昌序其十四歲時詩。方之王勃。性至孝。時流寇縱橫。父起宗以吏部郎出。歷官副使。犯權貴忌。抑陷襄陽監軍。置必死地。襄走京師。泣血上書。迺得調寶慶。於是孝子之名聞天下。所與遊皆當時雄俊。與桐城方以智。宜興陳貞慧。歸德侯朝宗。矜名節。持正論。品覈執政。裁量公卿。時稱四公子。襄負盛氣。高才。颯湧。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葉渡。會東林六君子諸孤。酒酣輒狂。以悲訶詈奄黨。因與諸孤結社金陵。相抗。馬阮當國。憾之。黨獄興。捕得貞慧。幾死。襄僅免。國變後。遂無意用世。性喜客。家坟有水繪園。擅池沼亭館之勝。四方名士。招致無虛日。嘗恣遊大江南北。窮覽山水。每於歌樓酒壁。縱談前代名卿。黨逆門戶。排擊是非邪正之事。以及南都才人學士。名倡狎客。爲文酒游宴之歡。風流文采。映照一時。當事屢荐於朝。皆不就。貞慧子維崧。少而才。邀至家。飲食教誨。以成其名。好周三黨之急。嘗鬻產兩救凶荒。全活無算。家遂中落。晚年却掃家居。構匿峯廬。以圖書自

娛年八十。猶作擘巢大書。體勢益媚。人爭寶之。康熙三十二年卒。著有水繪園詩文集。樸巢詩文集。又編其師友投贈詩文爲同人集十二卷。（清史稿隱逸傳）

錢牧齋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南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五年。聽勘御史崔呈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御史陳以瑞亦疏劾之。罷歸。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洊擢詹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尙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己上。謀沮之。囑其門人給事中瞿式耜言於主推者。摺體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先是。謙益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用一朝平步登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謙益先伺知。卽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撞騙得賄。下刑部鞫訊。時敏保元皆遣戍。千秋逾年始至。亦論遣。謙益奪俸。至是。體仁追論謙益賄賣關節。不當預選。延儒亦言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莊烈帝御文華殿。召對延儒諸臣。謙益辭頗屈。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遂褫職。下法司議。以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絞死。十年。常熟人張漢儒訐謙益貪肆不法。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

章白其寃。乃下刑部逮訊。謙益嘗爲太監王安作碑文。爲司禮曹化淳所知。及獄。急求救於化淳。體仁聞。密奏交結狀。化淳時見信任。自請按治。刑斃漢儒。且發體仁化罪狀。體仁引疾罷。獄乃解。謙益削籍歸。十七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臣史可法呂大器等議立君江寧。謙益陰推戴潞王常淂。與馬士英議不合。及福王由崧立。謙益懼得死罪。上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爲禮部尙書。謙益復力薦閣黨爲阮大鍼等訟寃。大鍼遂爲兵部侍郎而憾東林。仍不時會捕獲妖僧大悲。欲引謀立潞王事。盡誅東林諸人。謙益亦預焉。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已。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祕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巡按視其疾痊具奏。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擒江陰人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僞總督印及悖逆詩詞。以謙益嘗留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資招兵入奏。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江寧。訴辯前此供職內院。激沐恩榮。圖報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餘息。動履藉人扶掖。豈有他念。哀籲問官乞開脫。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中。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馬國柱因疏言。謙益以內院大臣歸老山林。子姪三人。新列科目。榮幸已極。必不喪心負恩。於是得釋歸。越十年。死於家。（引清代七百名名傳）

吳次尾

吳次尾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世貴池興孝鄉人。父某。隱者。家坟習儒。少卽獵治詩古文詞。喜遊通都間。鈎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卷韞曲臆。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襪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辟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爲復社。次尾實主其事。嘗與陳定生。冒辟疆等共倡攻阮公揭。懷寧。賺之次骨。弘光時。幾罹於黨禍。會南土陸沉。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詩於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德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署次尾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問百出。大兵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居上坐。亦敬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矣。其就刑處。血迹灑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人咸異之。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繇以得名。黑面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

云所著樓山堂集二十七卷行於世。（輯劉城撰吳本傳暨計六奇明季南略）

方密之

方以智巡撫方孔炤子字密之號鹿起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入清爲僧名弘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尙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著有通雅易祱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物理小識藥地砲莊等書（摘錄清史稿）

又讀畫錄云無可大師幼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搗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備極繁華甲巳後薙髮受具耽嗜枯寂粗衣糲食惟意興所適或詩或畫偶一爲之多作禪語自喻而已施尙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處也（陳田明詩紀事）

阮大鍼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懷寧人天啓時爲太常少卿以魏黨思廟欽定逆案禁錮大鍼本馬士英房師既被廢寄居金陵無聊置女樂治具日結納諸貴人無賴子亦多爲爪牙用者相率焚

金錢而士英從撫宣府罷歸。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從爲歡昵。大鉞固陰賊善。因事中人。自得馬而益雄也。留都防亂。揭出大鉞懼。閉門謝客。及周延儒再相。大鉞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於物議。僅起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會南渡立國。士英思所以酬之。數荐大鉞。梗於史道。鄰又爲一時重臣。鄙棄。高宏圖。姜曰廣。竟欲乞休辭歸。無何。大鉞卒。以兵部右侍郎起用。時謂逆案掀翻。濁亂朝政。東林之徒。幾遭一網打盡。大鉞圖興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是時清師已逼維揚。大鉞以縮兵部。提督江上。有言及清事者。輒以爲必無虞。且欲用清以勦左。都城旣陷。士英大鉞擁兵出遁。走金華。爲紳士所逐。轉投方國安。尋降清。從攻仙霞嶺。僵仆石上死。阮嫻音律。著有燕子箋。春燈謎傳奇刊世。(輯明季稗史初編)

王解子

王解子。佚其名。會有如皋布衣許德溥者。聞揚州陷。痛哭。刺其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不肯雞髮。棄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許義而無術。終夜歎歎。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無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

何戲之有。王伏地頓首以謝。（南明野史）

李香君

李香。秦淮伎。秦淮。金陵歌舞地也。香君爲媚香樓名伎。李貞麗之養女。俠而慧。年甫十三。學歌於吳人周如松。諸種傳奇。皆能得其音節。尤工琵琶詞。惟不輕發。爲人風調俊爽。以身軀短小。譚名香扇墜。崇禎壬午。張天如。夏彝仲。漸以香姬之美。說侯朝宗。朝宗方累躡南閣。鬱懷無所遣。始訪香姬。旣而阮大鍼食客王將軍。日載酒與朝宗遊。香姬曰。王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盍叩之。朝宗因三問將軍。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意朝宗曰。今阮大鍼爲清流所不容。以宜與陳君。貴池吳君。實首其事。不得已。欲假公子解之耳。妾每聞諸假母。陳君爲人富義。吳君亦錚錚君子。二君俱與公子善。以公子世望。何可以阮公負其至交。朝宗呼善。遂酣醉而臥。王將軍見之。怏怏而去。後不復通。未幾。朝宗逃難。將去。香姬爲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送之。語之曰。公子才名文藻。本不讓蔡中郎。惟中郎有學無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而嘗妮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失意而去。自此妾與公子相見無期。願終身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辭也。妾亦不再歌。朝宗旣去。有巡撫田仰者。恃其勢位。以三百金欲一見姬。姬固斥之。竟不往。（摘錄

侯朝宗李姬傳）

顧橫波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橫波。其號上元人。莊妍靚雅。通文史。善畫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時人推爲南曲第一。陳迦陵稱其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家有眉樓。設筵無虛日。初與劉芳約爲夫婦。後背約歸合肥龔鼎孳（芝麓）。芳以情死。鼎孳得橫波。號曰善持。寵愛甚至。尊拙齋集有云。孤負香衾事早朝。又曰。不知何福得消君。皆爲橫波咏也。後竟以爲亞妻。受封誥。橫波輕財好施。憐才下士。見朱彝尊詞。傾奩以千金贈之。適鼎孳後。改姓徐氏。故世又稱徐夫人。康熙間病卒。

柳如是

陳迦陵婦人集云。人目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河東君姓柳。名如是。初爲吳江妓。色藝冠一時。工詞翰。歸錢尚書謙益。尚書築我聞室以居之。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又云。纖腰宜蹴踘。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癡。又云。凝眸噴亦好。浴樣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拆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柳之風神才藝。慨可見矣。弘光立於南都。謙益如是並居金

陵。幸存錄謂。柳冠插雉羽。戎服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云。明亡。勸謙益殉國。謙益不能從。謙益死。殉之。

董小宛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資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去。至男女雜坐。鼓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棲。(板橋雜記)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中樂籍奇女子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闐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誦庸人婦。猶當嘆彩鳳隨鴉。况作飄花落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澈膚。余嘗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

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願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也。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罵徙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惡罵。非受廢於炎炙。則必逃之。駐蹕之徑。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權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願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徬徨鬱抑。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見小樓如畫圖。開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

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燭無光。藥鐺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趨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度滸墅。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霍相檄。佻僂橫侮。皆假貸賄賂。以蟬脫之。短絨細扎。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闡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

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膠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中西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柩席間物乎。

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饑色如饑食焉。饑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饑德非饑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

我怎樣寫「董小宛」

歷史不會重演，今日的抗戰大勢也和南明的偏局完全不同。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堅毅的戰勝的信心，却並非頹廢的山林隱逸氣。這種堅毅的自信心是可以從過去的輝煌的民族鬥爭史實中啓迪誘發的。中華民族偉大的力量，正蘊蓄在文文山所謂的「存兩間，貫日月」的正氣，這種正氣就是我們數千年來立國的國魂。

爲什麼抗戰轉入第二階段的時候，蔣委員長要倡導「精神重於物質」呢？爲什麼締造民國的中山先生要將「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僅佔其一」作爲垂昭後世之革命技術的箴言呢？

革命的成功絕不憑藉一時情感的振奮，而在矢志不懈持續有恆的毅力，不動搖，不妥協，永遠不爲敵人所懾服，奮鬥至最後一息！

淪陷區的同胞今日要認識：「我們中國不可屈的民族正氣的力量，從而發揚光大，以求得勝利的光榮。」中國民族的不可屈服，就憑我們有正氣精神。我們在愈困難處要愈

奮發，在愈艱險時要愈堅定。「國民公約所課示我們的：「不違背國家民族的利益。」「不做順民，」「不參加漢奸組織，」以及始終不與敵僞合作，這些誓詞的意義，在淪陷區的同胞比前綫與後方的同胞更重大。這是我們千千萬萬在敵後的兄弟們應守的最低限度消極條件。

明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那些志士們血淚凝成的清忠亮節，却浩然長存於天地間！他們的骸骨腐朽了，他們的正氣却三百年後依然遺留在我們這些子孫的血胤裏！

「爲國復讎，雖百世可也！」——春秋的教義是我們人人應有的信條。

筆者在淪陷後的上海居留了兩年，目擊心傷，因而觸發了寫作這劇本的動機。

二

據說名伶麒麟童（周信芳）有三齣最轟動最售座的傑作：一個是「文素臣」，一個是「明末遺恨」，一個就是「董小宛」。「董小宛」的轟動在所謂「冒辟疆闖進清宮，和順治帝爭奪董小宛」那一段，然而這一段在觀衆鬨笑中演出的喜諷情調，正是史實裏的悲劇。事實上，董小宛是未曾入宮的，如果以爲戲可以不必拘泥事實，那末這樣寫的戲在意識上犯有很大的錯誤，它將戲的前部所提倡的氣節（如果皮簧劇「董小宛」有這樣的題旨的話），完全溶解了，留給觀衆的印象只是「皇帝——公子哥兒——妓女」的一段傳

奇似的戀愛糾紛！我們正確的處理方法，應該表現志士烈女是不可屈服的。董小宛如果入宮，那便表示她已經投降，屈辱了這樣一個忠貞的女人，不等於自毀立場自侮民族的氣節嗎？這是必須消滅的毒素作用。因此，更感覺我有另起爐灶重編「董小宛」劇本的必要。

當我表示將執筆「董小宛」劇本，朋友們都極力慫恿促成此事，大約因為這是我的「家事」，我應該比外人更熟悉吧？其實，這正是使我因為地位關係，深感難於處理的。

關於先世辟疆先生的事跡，今人僅知影梅菴憶語裏的記載，而不知在憶語之前還有哀辭。因為憶語中曾無一語道及董小宛的致病之由，所以人們便借着一隱微難悉「來妄加揣忖，穿鑿附會了。其實，哀辭中於董小宛的病狀描寫得極詳盡（從病狀斷定是癆瘵，）不過其事幾乎湮沒不傳，所以很少人曉得。我會經特地從家刻本冒氏叢書中抄錄出來，付刊宇宙風乙刊第十四期。同時，除憶語和哀辭之外，還有辟疆先生其他著作，如同人焦樸巢詩文集、水繪園詩文集，以及家君疚齋先生的冒辟疆先生年譜，都是幫助我們明瞭史實的。可惜，祇有影梅菴憶語流傳最廣，徒供半瓶醋的「才子」一步武效顰，作風花雪月的無病呻吟而已！

三

董小宛入宮的事，清初無所聞，光宣間士大夫之浮薄者，乃翹爲夫人入宮之說。易順鼎

以端敬皇后（姓董鄂氏）行狀與憶語合刊，是爲始作俑者。其後，羅瘦公（涇融）和陳石遺（衍）又公然筆之於書。（考他們所依據的不過是吳梅村的清涼山讚佛詩）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復以訛傳訛，故張其說，輓近的稗史小說，更加以渲染，於是真相失傳！

羅瘦公在賽退隨筆中云：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感傷甚，遁五台爲僧，語甚明顯。論者無異詞，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廣生辯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

（中略）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儷者九年，今辛卯獻歲二日長逝。」張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轉輾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菴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飲食之細，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時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之：「今幽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矣。」數語而已，未可信據也。憶語中：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聖帝君前。」至「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一節，按小宛若是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自『三月之杪』至『詎知真夢與詩讖咸來先告哉』止，當是事實，諱以爲夢耳。憶語至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

「梅村題董白小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媿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詩，多謂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菴憶語賀新郎詞，下闕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

書黃犬破鏡堪典，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者，佐證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矣。」

至於陳石遺在他的石遺室詩話中的引證，却專就讚佛詩來揣測，持論與瘦公彷彿，且更牽涉到紅樓夢。據云：

「（前略）有謂紅樓夢說部，雖寓康熙間朝局，其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者。紅樓夢爲閨秀各起別號，獨林黛玉以瀟湘妃子稱，冒辟疆寒碧孤吟爲小宛而作，每言生離，而序云：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巨璫可奴，末又言：且夕醉倚沈香，召賦名花傾國，當此捧硯脫鞵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有與姬決捨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

其實，這些都是「文人雅士」的無風掀浪，羅陳二氏所懷疑的「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明明在辟疆先生的哀辭中記敘得極詳盡，憶語之續作正因哀辭言有未盡，辟疆先生自承「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復約略紀其概」云，可知哀辭之作實先於憶語，惜乎未能如憶語一般普傳罷了。

哀辭序中首先有：「今幽房告成，素旆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矣。」一語，證實小宛夫人死後葬於如皋南郊。比照陳其年婦人集註語所載，正復符合。婦人集云：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艷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蒼爲一書，名曰奩艷，王吏部撰朱烏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後天，葬影梅菴旁，張明弼揭陽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菴憶語中）」
還有，其年先生的詩集中，有一春日巢民先生拏舟約務旃諸子過樸巢間影梅菴」之詩，自註菴爲董姬葬處。

現在且將哀辭所記小宛夫人的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以及彌留時訣別痛語，分錄於次，以了此三百年前一樁公案——

○「子抱小極、神疲環應、多事少食、夙嬰驚悸、肝膽受傷、恆於春半、瘦削肌香、禍觸風寒、季夏十七、沈哉沈緜、遂成疢疾。」（以上記致病之繇，由於體質素弱，又感風寒，語意甚顯。）

○「痰湧血溢、五內崩春、虛焰上浮、熱面霞烘、轉於扶持、益憐愁黛、隱痛茹荼、冀終厥愛、蓂苓雜投、無補真損、長夜瘁蹙、朝起內忍、移居靜攝、舉室含悽……初臘馳旋、刃眼一見、脂玉全削、飄姚徒倩、一息數嗽、嬌喘氣幽、香喉粉碎、糜勺不流、火灼水枯、脾虛肺逆」（以上記久病之狀，從病象斷定，知必是癆瘵無疑。）

○「愴淹除夕、痛捧心末、情海沸枯、始求利割、涕泗把手、永訣至言、老親二子、兼育幼昆、

君之一身、關係最大、勿以瑣瑣、遂爲君害、我不忍死、君不可病、我死君病、誰嫺溫清、微身等金、微言等箴、身不能生、言猶足存、我目如電、鑒君一綫、稔共隱微、相觀冥善、所恨夭折、未覩鴻昌、嶽峻海深、君恩難償、萬頃寥廓、魂去何之、儻不飄散、靈旗四隨、七尺之外、罔需一物、衣縞簪屨、耳邊誦佛、（以上記除夕訣別痛語）

④「乃踰元旦、意寂聲吞、小有問答、不語銷魂、翌晨俛首、一線再訣、昨擬速去、愛根斬絕、履端獻吉、椒筵承歡、團圓堂上、忍令撫棺、以此彌留、苦牽一宿、求見慈尊、卽瞑吾目、泣訊老母、恐增淒傷、始與遲迴、竟日相望、燈檠冷翠、人忽遊僊、」（以上記彌留逝世情景）

上面的引證，已足破入宮的傳說，固不待孟心史的董小宛考之作了。

孟心史董小宛考，有云：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目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成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乎？事之可怪，無逾於此！」

這里，孟心史指出梅村之詠「千里草」實詠董鄂，因董鄂之典不得，而借用董氏之典，猶乎數哲陳之典不得，則借陳氏之典一樣，事與小宛夫人本不相涉。至於梅村詩「墓門深

更阻侯門」的用意，是因爲他於小宛夫人未歸辟疆徵君時曾識之，後來既歸徵君，遂不復見，及歸徵君而復逝，更不能一見，所謂侯門之阻是指小宛夫人之生而言，墓門之深是指其歿而言。詩義本甚顯豁，而解之者自誤之！

家君跋冒氏叢書刊本憶語，有云：

「夫人生天啓四年甲子，後十四年戊寅而世祖始生，又其沒時，世祖尙未大婚，沒後五年而董鄂皇貴妃始册立。若設椒房備位，旋正中宮，而爲之故夫者，敢於爲纏綿之憶語，流布海內，海內名士復從而弔之和之，清初文網不如是其疎也。」

這不但就事實上年齡的差別證明其事之必無，而且更從常情上斷定其不可能。

孟心史的考證，也說：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

由此，我們可知入宮之說實在些浮薄的「士大夫」們吃飽了飯後的「閑情逸致」，非但滑稽，而且淺薄！

入宮與否本來不是筆者作是劇時最注意的事，不過爲着尊重史實，保持劇作的結構，不得不順帶提起罷了。如果有人讀了劇本，看過演出，認爲這和世俗所聞所見的不同，那末

這便是劇作者對讀者與觀衆的一個負責的解答。

四

明末的閹禍會造成政治的黑暗與腐敗。當時士大夫清流份子與陰持國柄的宦官間的衝突，始於東林黨魁顧憲成等與閹璫的對立。後來魏忠賢提督東廠，矯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毀天下書院，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閹宦的凶殘熾烈囂張，可謂登峯造極。直到天啓七年魏忠賢伏誅，清流的勢力才又抬頭，崇禎中，東林後人多集金陵應試，辟疆先生嘗置酒桃葉渡大宴東林諸孤，履影波光，稱爲秦淮盛事。這時，魏閹的義兒阮大鍼恰被黜息影南都，一般士林便藉以爲攻訐的目標，於是聯名起草留都防亂公揭。阮大鍼恰被黜記此事的緣起說：

「先生（指陳定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公揭。顧子方（指顧杲）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黃自稱）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

吳次尾先生本人也自承：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矣，遂刻之以傳。」

這是復社諸子與大鍼結冤的種子，後來弘光南京正位，大鍼起用，想網盡當時一班清

流，也造因於是。當時有持重的人勸次尾先生等不要輕舉招禍，指這是小題大做，像大鉞這種落水狗又何足揭，但次尾先生看法不同，以爲此事非僅對付大鉞個人，而是向那羣匿居南都，不畏朝廷，不畏論劾，陰遞綫索，濁亂朝政的奸徒（如馬士英，劉孔昭輩）下一個總攻擊。所以一挾清議以攻之，負衆力以憾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樓山堂集）他很反對人們拿東漢朋黨清議的往事爲戒，他說出兩者的不同，而認爲那是爲閹黨解嘲的說法：「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戒孽宦豎解嘲也。」（同前書）

辟疆先生與小宛夫人的結識，便在這個時期，這個機緣。一憶語一開端卽記其經過。侯冒方、陳四公子的一評議朝政，裁量公卿，也是這時候。梨洲先生南雷文定集中，有云：

「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峴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爲笑樂。」（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關於鷄鳴寺召阮家伶演燕子箋事，孔尙任的桃花扇曾寫過。劇本第一幕便廣續鷄鳴棣罵阮和公揭兩事之後起，而借南朝金粉地的青谿河房作背景，寫出辟疆先生和小宛夫人的初晤。憶語云：

「從兔徑扶姬於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

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

二次桐樓夜晤是在壬午仲春，辟疆先生訪陳圓圓未得，悒鬱難遣。偶泛棹虎邱半塘，一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客。」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光閃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氣怡神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

五

南都朝政的腐敗，弘光的淫亂昏憤，耽於安樂，馬阮的貪墨橫行，剪除異己，都是南明自取覆滅的原因。京師流傳的民諺云：「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實在是當時小朝廷混亂社會的寫照。這位新主「深居宮中，惟漁幼女，飲火酒，伶宦演戲爲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佃練湖，放洋船，瓜儀掣監，蘆州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觴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盡。」甚至北兵南侵，江山危殆之時，依

舊「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醉後，淫死童女二人，乃舊院雛妓，馬阮選進者，抬出北安門，付鴛兒墓之。嗣後屢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抬出，而馬阮搜覓六院，亦無遺矣。」（明季南略）「內廷之上，以壘卵爲厝薪，」無怪乎「邊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其不堪旦夕矣。」

在大難臨頭神州沈淪的關口，這班君臣非但不思修明政治，整頓軍備，用團結的力量來反攻寇虜，光復河山，反而鬧得「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清兵之事，置若蔑聞。」以致忠直挂冠，小人秕政。把明朝的命脈糊裏糊塗地斷送了。這位馬瑤草相公，非但「賄賂滋章，賣官鬻爵，」而且還有一套處政的妙論：「始也議和遣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幸存錄）他們所惦记的僅是一己的升官發財功名富貴，至於國事，真是管他娘的！以這種顛預的官僚主義者來主持抗戰大計，毋怪有後來浙東出降的一舉了。至於這位阮尚書，却更荒謬絕倫。當左良玉以清君側爲名，舉兵向闕，建瓴而下，他竟然說：「與左氏之來，不若清來，我且用清以殺左氏。」以一個統帥，口出此言，居心叵測，用意可誅！這句話不恤與他的祖師杜勳公的名言：「吾曹富貴固在也，」前後媲美！特權集團在危難關頭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於史例上是屢見不鮮的。當乙酉清兵直薄石頭城下的時候，皇明的勳戚文武大臣都叩首迎降。

了！同時呢，一個賣柴鄉民躍入文城壩南游河死了！一個蓄鳥叟自縊了！玄妙觀前的賣麵人夫婦對經死了！秦淮河的無名乞丐也恥於偷生投水殉國了！這些「輕生如鴻毛」的笨蛋却盡是「蚩蚩之氓」！

六

錢牧齋與辟疆先生的交遊始末，見之於錢氏致辟疆先生信中：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

他們的獲識，必在崇禎末葉江南大旱之際。信末又提及牧齋撮合兩人的經過，這是辟疆先生南嶽歸來途次姑蘇時遭遇的一段因緣——

「雙成（指董）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

這在憶語，事後也有補敘：

「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恐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於虎膠。旋買舟送至如皋。至三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瀉瀉，始悉其狀。」

張公亮的董小宛傳里也說：

「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

乙酉以後，辟疆先生與牧齋幾無往還，在同人集與有學集中均尋不着詩文的酬唱，大約這位老宗伯跌宕宦場，也覺愧對故人了。

在當時首倡迎降的「助臣」（牧齋是南京迎降的文班領袖，武班領袖是忻城伯趙之龍）中，牧齋誠然是最不幸的一個，不但憂患餘生中幾人絢繲，而且死後還遭「新主」的譴斥，連著作也禁燬，漢奸的下場可供恍鑑！

這是乾隆三十四年六月的上諭：

「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撫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涉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爲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尙以爲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爲明朝守死不變，卽以筆墨騰謗，尙在情理之中；而伊旣爲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

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差，尤爲可鄙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爲銷毀。其令各督撫將初學集、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並廣爲曉諭，定限二年之內，盡行繳出，無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將全板一併送京，勿令遺片簡。朕此旨實爲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通諭中外知之！」

還有，比錢牧齋更無聊的，却是始終恬不知恥的龔芝麓。芝麓降清後，雖一再降級罰俸，然而這並不減他的官興，他竟「像煞有介事」的「耿耿」懷念起故友，替主子喝采幫閑。除了第四幕所錄他給辟疆先生的信外，還有一封也相彷彿：

「老盟翁北山松桂，雖以成陰，而未俗崎嶇，終難高臥。向與百老同其耿耿。今與洞老，尤切拳拳。尙圖勸駕，非筆舌所能罄也。」（同人集）

這不但「婉言勸駕」而且有點「恐嚇信」的「派頭」了！順治三年，芝麓丁父憂，請賜卹典，被給事中孫昌齡臭罵一頓：

「鼎葦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酬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

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翼遨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能。請敕部察核停格。」

又一次，在清睿親王面前與大學士馮銓爭辯，芝麓指銓背負天啓，黨附魏璫，銓說：「流賊李自成陷害明帝，竊取神器，鼎孳反順逆賊，竟爲北城御史。」芝麓辯白：「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會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太宗！」睿親王的回答很痛快：「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似此等人祇宜縮頸靜坐，何得侈口論人！」

七

關於辟疆先生的如皋守城事，史籍未載，知者亦尠，這自然是當時在異族統治下，子孫爲圖保全身家，故爾諱莫如深的緣故。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甲申三月十九煤山之變，和里人吏部主事許直殉節的噩耗，傳到江南後，辟疆先生即與在籍的侍郎李之椿等齊集關岳廟，歃血盟誓，並舉之椿和總兵許大成同襄兵事，典史王家瓚攝如皋縣令，傳檄四鄉，曉諭大義，一面召李堡的繆景星、繆鼎台兄弟部下的士兵守城，一面傳豐利的徐健吾所屬的鹽灶兵拒虜。奉清廷狀接收縣篆的僞知事馬御輦也被義民擊殺。清兵於是增調總鎮楊士忠、孟三澗，率領大軍，自揚州東下進剿，在海安途中，遇義師繆景星以大刀迎陣，景星力抗不勝，陣亡。鼎台亦力竭被執，不屈，罵賊而死。縣城的屏藩既失，遂致淪陷。清兵破城之後，屠殺縣民，許大

成、王耀相繼殉難。辟疆先生於混亂中偕李之椿、許德溥亡命出城，投奔徐健吾大營，整頓殘部，屢次反攻城垣，不克。健吾身陷敵陣，被俘，以囚車解北京。辟疆先生再亡命浙江海鹽，寄館張氏家。之椿亦奔赴浙東行在。一段民族抗戰的血淚史，於焉告終。

之椿後來死於南京獄中（順治中事）。據五山耆舊集載：

「大生（之椿字）解官自浙東歸而難作。以藏明勅印未繳論流。順治六年，詔旨：『勝國初亡，人人有故主之心，况居官食祿者乎？凡順治五年以前犯者，勿作叛論。』罪既雪，即擔簦入武夷山。後中蜚語繫之石城獄中，遂絕粒，勺水不入口，積十四日而死。」

第四幕即接此事，寫辟疆先生偃蹇家園，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事迹。遺憾的是爲劇本分幕所限，枝葉過多，人物的支配，格局的協調，都無法使這段事迹正面表現在舞台上。

至辟疆先生晚年窮困潦倒的狀況，屢見於其家書手稿，家伶之事曾載於辟疆先生寄子諡中。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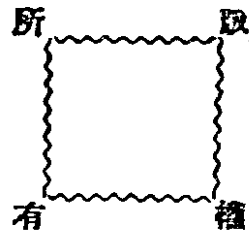
在描寫人物上，我是失敗了；但於其說這劇本是以人物爲中心，倒不如說我所寫的是那個時代，從每個不同型的人物和他的遭遇，反映那個時代的變動；從許多紛紜的人事和

瑣碎的世態里，綴成一幅大時代的橫斷面寫景。

寫完了，迴誦數四，一無是處；聊存作我學步寫劇中一點紀念而已。

三〇年元旦舒溼於桂林旅次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發行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支店

桂林 桂西路二十號

金華 法院街卅一號

光明戲
劇叢書 董小宛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另加
寄費匯費)

著者 舒 湮

主編者 舒 湮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1.92
476231

